

籌
辦
夷
務
始
末

卷三十九之四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九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十月乙巳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
逆夷占據甯波鎮海以後情形前經臣兩次附片奏報均
已仰蒙

聖鑒在案嗣又據各屬探稟甯鎮兩處夷船仍係十隻內外往
來無定惟聞船內有打造軍器之聲甯波城內夷眾有購
買頂帽及內地衣服情事又有本地奸民受雇為之巡邏
街道該逆復逼脅鋪戶勒限開鋪並張貼偽示言將占奪
全省民人無從逃避等詞臣以該逆購備內地衣帽恐其
違令漢奸假充官弁混入窺探當經通飭各屬嚴密盤查

並飭隨時查探稟報去後。本月十三日。又據慈谿縣知縣王武曾等稟稱。十一日。有逆夷二百餘人。內有三人乘坐馬匹。各帶刀械。並擡大小礮二位。由陸窰至該縣之西壩地方。即經防守兵勇。將渡船拔上塗邊。各逆不能過渡。用車盤一路量地轉回等因。臣當即飛咨提臣余步雲陳階平。會同前任藩司鄭祖琛。於曹娥江防兵內。酌量抽撥。派員帶領前往。擇要守禦。並囑令時加偵探。如該逆果往滋擾。該提督等二人中酌留一人。在曹江駐守。一人即帶往策應。以免疏虞。茲復據慈谿縣以探聞該逆因甯波郡城內店鋪。多係慈谿人在彼開設。現均關閉回籍。該逆屢令

店戶開張。慈谿人並未前往。欲至慈谿滋擾等情。續稟前來。臣查慈谿密通甯波。本屬可慮。前此該逆曾至縣屬之文亭地方探水。已有窺伺之意。因縣城非往來要道。且紳民於通郡港內釘椿。阻截逆船。不能即入。藉以為安。今該逆復由陸路竄入縣境。情殊巨測。據該縣探因縣民不肯赴郡貿易。故逆眾欲往滋擾。雖不必果屬確實。但茲邑本屬著名殷富之區。在甯郡之巨商大賈。原屬不少。所探不為無因。至該逆所以能知甯郡鋪戶。多屬慈民。自係本地奸民。向其告述。現在奸民為該逆所役使者。日漸眾多。其意不過藉圖漁利。慈民之富足。奸民素所垂涎。難保不勾

引該逆前往。藉以乘機搶奪。防之不可不嚴。臣雖浴行提
臣等派兵往守。並囑令查探策應。惟曹江兵數尚單。勢難
多派。設該逆大夥往彼侵犯。能否抵禦。殊難懸定。

劉韻珂又奏。臣前奉

諭旨。飭令鼓鑄一二千斤上下大礮數十位。以備要需。經臣查明
鎮海礮局所鑄各礮。均已遺失無存。省局所鑄礮一百餘
位。除分撥各海口外。局中僅存銅鐵各礮一十五位。惟未
用之鐵。尚有十數萬斤。自應趕緊鼓鑄。以備攻剿。於九月
十六日。恭摺由驛覆奏。嗣於十月初一日。欽奉

上諭。礮火為攻賊要需。斷不可少。著該撫即就現在浙省鐵斤。趕

緊飭令匠役添堵爐座。尅期鎔鑄。總需適用。毋稍遲延。應於何處鄰省。咨取鐵斤之處。一面酌辦。一面奏明等因。欽此。茲據委員督飭工匠陸續製成鐵礮六十七位。連前存之銅鐵礮十五位。共計八十二位。均在一二千斤上下。堪以適用。臣查此次委員督飭匠役。於一月之內。鑄成大礮六十餘位。尚屬迅速。揚威將軍等到日。即可提用。惟大礮為行軍利器。戰守兼資。現在數未盈百。尚恐不敷攻剿。且將來恢復一處城池。即須安設一處礮位。計甯波鎮海定海三處。需礮甚多。即省城及沿海各要口。亦須逐一添設。守禦方能完固。自應接續鑄造。以供目前之用。兼為善後之圖。今局

中存鐵無多。必須另行採買。方足以資鼓鑄。臣現已飭局
遴委幹員。齎銀赴楚。購買紫版等鐵。四五十萬斤。解回應
用。並咨湖廣督臣裕泰。飭令該地方官會同購覓。以免牙
戶人等昂價居奇。第此項鐵斤。楚省亦屬稀少。能否足數。
難以懸擬。且楚浙相距較遠。往返非三數月不可。浙省需
礮正殷。亦未便停爐以待。自應添鑄銅礮。以資應用。查浙
省自開設礮局以來。曾經奏准鑄造銅礮。計鎮海局。陸續
提用過寶浙局洋銅二十三萬斤。滇省銅三十萬斤。省局
亦提用過洋銅三萬斤。又於軍需項下。動支銀兩。赴蘇買
得商銅四萬三千餘斤。除鎮海局鑄成各礮。及用贖銅斤。

均已遺失外。省局提用及買得之銅。業已鑄成礮位。現在礮局並無存銅。應請再提寶浙局洋銅三萬斤。一面專人赴蘇。添購商銅二萬斤。並購應行攪和之錫。尅日運回。以期源源製造。足敷攻守之用。臣總當嚴飭督匠趕辦。以濟要需。斷不任其遲滯。其所用洋銅價本。及收買商銅價腳。均於軍需項下。分別撥還給發。以清款目。

劉韻珂又奏。再臣前因省垣重地。防守宜嚴。派撥官兵。並團集義民沙民二萬餘名。分布城內。協力守衛。並雇船二十四隻。配兵管駕。在錢塘江梭織巡查。業經具奏。仰蒙

恩諭。所辦均屬周妥。仍著督飭文武員弁。董率該兵丁義勇沙民

等嚴密防堵等因。欽此。遵即督同文武。激勵該兵勇義民等。總
真防堵。不敢稍弛。並以團練義民之法。有合於古人寓兵
於農之意。但使閭閻人人固結。則眾志成城。自不難於保
衛。浙省民氣素柔。今因逆夷逼處。經臣再三勸勉。亦皆懼
而思奮。自應因勢利導。以期化弱為強。合散為聚。俾壯聲
勢。而固疆圉。遂督同藩司常恆昌。分委員弁。在沿江一帶。
及附郭各村落。妥為勸諭。茲又團集義民二萬餘名。造有
花名清冊。該義民俱念切同仇。以逆夷僥敢前來。定當合
力奮擊。以衛地方。察看情形。頗為整練。至省城周圍四十
里。其間長街曲巷。處處可通。巡緝匪易。現又督同該藩司

委員勸令紳民捐設柵欄五百餘座。派令兵勇義民專司啟閉。至晚柵內按戶支更。通宵不絕。月餘以來。匪徒絕跡。民間之安堵。勝於無事之時。因之人心漸定。前此遷移之戶。已有轉回。臣以錢塘江為杭紹要津。并旁通海甯富陽等州縣。最為喫緊之區。巡察尤不可不嚴。惟江面遼闊。一望無涯。前配巡船二十四隻。尚恐不能周密。復又雇船十隻。并雇平力精壯。熟習該處情形之鄉勇五百八十名。照海甯州雇勇之式。每名日給雇值錢三百文。又船價及油燭等項錢十五千八百文。於本月初十日為始。飭令協同兵船。往來巡邏。俾錢塘江偵緝較嚴。儻有漢奸潛入。不難

搶獲實於省城防堵事宜大有裨益。

劉韻珂又奏竊照用兵之道足食為先。浙省自上年六月間。逆夷犯順。沿海各屬。調兵募勇。節節守衛。日給口糧。所費正鉅。臣督飭局員。悉心籌畫。或碾動倉儲。或採自商販。源源支應。均無缺乏。今該逆復來滋擾。疊陷三城。仰蒙我皇上命將出師。大彰捷伐。計奉調各省官兵。不日雲集。報回散兵。及雇募鄉勇。亦漸增多。均須支給糧米。又鄞鎮定三縣難民流離各處。經臣通飭各屬。妥為安撫。亦須給米賑恤。合兵勇難民三項。計口授食者。不下數萬餘人。浙省地狹人稠。本省所產之米。本屬不敷民食。且本年夏秋之間。雨水

過多。現在刈獲之候。又遭靈雨。湖州等府。田畝率多災歉。即勘非成災成歉之區。收成亦皆減色。又定海等縣。被該運所占。台溫兩府。海道亦皆梗塞。該數處米穀。均不能內運。是以較往年尤形短絀。臣前於甯波失守之後。奏明飭

委在籍人員。前赴湖北。江西。安徽。江蘇等省。招商販米。來浙糶賣。並懇免輸關稅。以冀商販踴躍。業經奉

旨允准。迄今一月有餘。販米至浙者。寥寥無幾。自因逆氛猖獗。以致裹足不前。臣又委員在蘇省採買米數萬石。然為數無多。深恐難資接濟。至各州縣額貯倉穀。歷年本即動缺。未經買補。自上年以來。所動尤多。餘存穀石。自應留備不虞。

未便儘數碾用。且各州縣遠近不等。若於遠處運米濟放。水陸腳價。為費不貲。亦恐轉滋糜費。臣與總局司道等。再四熟籌。伏查浙省杭嘉湖三府。每年額徵漕白二糧。幾及百萬石。本平除成災各屬。俟查明確數。另摺奏請展緩外。約尚應起運米數十萬石。若酌量截留。則兵糧可期充裕。民食亦不致有妨。實屬兩有裨益。據該局具詳請奏前來。合無仰懇

皇上俯念浙省需米甚多。准於道光二十一年。應行起運漕米內。截留一十五萬石。以資接濟。感沐

鴻慈。實無既極。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劉韻珂馳奏。逆夷窺伺慈谿。派兵防守一摺。據稱本月十一日。逆夷二百餘人。攜帶礮械。由陸甯至該縣西壩地方。經兵勇將渡船拔上。逆夷不能過渡。已飛咨余步雲陳階平。勤加偵探。如有滋擾。即酌派一人帶兵接應等語。慈谿向稱殷富。難保無從逆奸民勾串。夷匪前往藉圖乘機搶奪。曹娥江兵數尚單。勢難多派。約計揚威將軍奕經等即日可抵浙江。應如何添兵防守。著即會商妥籌。毋致疏虞為要。其片奏省城防守情形。現已圍集義勇數萬人。雇備船隻。於錢塘江一帶巡邏偵緝。不任漢奸潛入。現在匪徒絕跡。民間安堵。覽奏甚慰。即照所議。妥為辦理。又另摺奏續鑄大砲一節。據奏現已鑄成。

大礮八十二位。均在一二千斤上下。堪以通用。並於楚省購買鐵斤。及提寶浙局洋銅。一面赴蘇添購銅錫。源源製造。所辦尚屬周妥。著即嚴飭趕辦。以濟要需。毋稍遲滯。所用洋銅價本。及收買商船價脚。准於軍需項下。分別撥還給發。所請截留漕糧。准其於道光二十一年。應行起運漕米內。截留十五萬石。以資接濟。其台州。温州。海道梗塞。米穀不能內運。著該撫設法運至省城。以裕兵食。仍嚴防該處奸民。影射濟匪情事。

盛京將軍耆英奏。竊照九月二十七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

九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沿海各省。兵額無多。著該將軍督撫等。將該省險要各海口。

查明共若干處。何處應添兵若干名。即於本省各營內或量為裁撥。或分年換防。逐一詳細查明。妥議具奏。拒礮之法。惟土堡最為得力。著將軍督撫等。諭令沿海居民。處處仿此辦理等因。欽此。查奉天南臨濱海。北界邊荒。所有各城額兵。多則七八百名。少則三四百名。東西各路額兵。一二百名不等。省城西額兵五千二百餘名。其各項差徭繁多。在在需人。又邊外卡倫。看守圍場封堆等項。每年共需兵九百餘名。均應按季輪流派往。是奉天駐防滿兵。與各省綠營官兵。情形不同。等復查奉天各海口。惟金州為最要之區。等上年前往體察。兵數較少。旋省後再四商酌。將各城零額兵缺。

請撤歸金州挑補。於道光二十年十月十五日奏奉

諭旨。飭部議准。遵行在案。現在金州已有額兵八百六十二名。至省城及北路各城兵額。率同各旗協領等悉心商酌。通盤覈計。似難再議撤歸南路挑補。且南路各城相距遠者二百餘里。近者一百餘里。僅有警報。均可互相應援。似可無須換防。至土堡實為禦敵要法。即應仿照辦理。等當札飭旗民地方官。除沿海各口已完壕堆壘之處。今仍須加高培厚。並令傳知沿海居住旗民。務須以沙墩土壘。自為障蔽。不獨可以免敵。更可安定人心。惟查奉天州縣。向不隸軍管轄。今揀派有守有為。素得民心之州縣。勸諭之處。

牙遵即恭錄

諭旨。移咨奉天府府尹。欽遵辦理。

耆英又奏。再摺於十月初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月初四日奉

上諭。逆夷侵犯海疆。每到一處。必先將內地所貯火藥。開放槍礮。焚燒。得以乘機肆擾。不可不豫為之防。著耆英等。相度情形。務將應用火藥。分貯數處。派委妥員。設法防範等因。欽此。牙遵即嚴飭沿海旗民地方官。務將所貯火藥。分移數處收藏。揀派可靠員弁。隨時加意防範。俾奸宄無機可乘。以免疏虞。惟現當北風司令。以情理論。逆船未敢北駛。明年春融冰

泮。若該逆計窮力竭之時。恐分竄沿海。所有奉天海防。明春尤關緊要。除今冬乘道路凝凍。備辦火藥三萬一千斤。鉛丸四千斤。分運全州。復州。蓋州。錦州等處。妥為藏貯外。竊擬於明年正月內。馳往南路之全州。復州。順道至蓋州。牛莊等處。將如何安礮。使逆夷難於窺伺。如何設伏。可以制其死命之處。親率委員。及旗民地方官等。再行虛心講求。俾機宜得當。總期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方為切要。

諭軍機大臣等。據耆英奏。遵議海防機宜一摺。又另片。奏移貯火藥。並擬於明歲春正。親往南路籌防等語。覽奏均悉。奉天各海口。惟全州為最要之區。現當北風司令。逆船雖未敢北駛。一經

春融冰泮。即難保其不分竄而來。該逆現今在浙演習陸戰陣法。防禦之法。必應水陸交嚴。方為盡善。現在該將軍籌畫防堵。是否專恃海口安設砲位抵禦。萬一登岸滋擾。如何層層布置。憑何制勝。當此海疆戒嚴之時。務須籌畫萬全。庶足制其死命。著該將軍即將現在籌備情形。詳細據實具奏。

丙午

諭軍機大臣等。各省官兵。調赴浙江軍營者數已不少。計該將軍到浙以後。足敷勦辦。現在京口亦須防堵。江甯省城尤關緊要。所有裕謙前調之江甯駐防兵丁。著英經等全行撤回江甯。以免顧此失彼。至各省赴浙官兵。難保無老弱充數。其先經赴粵。

續調赴浙之兵。尤恐銳氣已挫。不堪驅策。著奕經等於抵浙後。嚴飭帶兵各員。認真校閱。如有前項情事。立即分別撤回。毋致臨陣誤事。用兵之道。選練為上。諒該將軍等必能妥為布置也。再前有旨令恩特亨額富呢揚阿挑選陝西甘肅精兵二千名。於明年正月聽候調用。如現在到浙之兵。挑撤過多。不敷差遣。著一面奏聞。一面飛調赴浙。以資勦洗。將此諭知奕經。特依順。並諭劉韻珂知之。

陝西巡撫富呢揚阿奏。臣於本月初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初一日。奉

上諭。本日據奕經奏。山西陝西擡破擡槍。最稱利用。請每省酌調

二百桿。每桿酌派兵丁二三人。委員管帶。赴浙應用等語。著楊國楨於山西省挑選擡礮擡槍二百桿。委員迅速解浙。無誤要需。至陝西省前已調兵二千名。所帶器械。諒已不少。著富呢揚阿察看陝西現在擡礮擡槍。如足數調用。即著由陝西委員徑解浙江軍營。程途較可捷速。僕有不敷撥解。即著恩特亨額於甘肅省所存擡礮擡槍。一併挑選。務足二百桿之數。迅速解浙應用等因。欽此。遵查陝西省各營軍火器械。前次調兵二千名。已攜帶擡礮八十九桿。存營數目。本不甚多。今奉調用擡礮擡槍二百桿。似應由陝甘兩省勻派。惟甘肅程途較遠。未免稽遲。軍務緊急。自宜通融籌解。以應要需。隨查臣標

存貯擡礮五十位。擡槍二十桿。西安鎮標原有擡礮五十位。除官兵帶赴天津外。尚存二十五位。擡槍三十桿。當在臣標挑選擡礮三十五位。擡槍一十桿。連鎮標擡礮二十位。擡槍三十桿。共一百桿。每桿派兵二名。計在撫鎮兩標。共派熟習施放之兵丁二百名。酌帶火藥鉛丸。遴委千把外委管帶。並令富平汛千總候升守備徐天桂。統行管解。於十月初八日。先行起程。趕緊解赴浙江軍營。投收應用。已於十一日早間。趨出陝境。其餘擡礮擡槍一百桿。移准署固原提臣昌伊蘇谷覆。已在附近各營挑選擡礮八十位。擡槍二十桿。以足二百桿之數。酌派兵丁二百名。揀

委守備千把外委管帶。尅日起程前往。較之由甘撥調。可
期迅速。至陝省各營擡礮擡槍。節次調用。所存無幾。臣當
會同署提臣昌伊蘇。酌量情形。咨商督臣恩特亨額。在於
甘省所存擡礮擡槍最多之處。量為酌撥。以資演習。而備
緩急。

諭軍機大臣等。富呢揚阿奏。挑選擡礮擡槍。解赴浙江軍營一摺。
據奏撫標挑選擡礮三十五位。擡槍十桿。連鎮標擡礮二十五
位。擡槍三十桿。共一百桿。委員帶兵管解。趕赴浙江軍營。其餘
一百桿。亦在附近各營挑選足數。陝省所存槍礮。為數無幾。移
咨甘省。量為酌撥等語。均著照議辦理。惟念陝甘兩省。地處邊

陸軍器甚關緊要。現雖通融辦理。究恐有誤操防。著恩特亨額富呢揚阿飭屬趕緊製造。並應用火藥等物。趕補足額。以實邊防。所製擡槍。務在便捷利用。著以三十斤為率。不得過於笨重。

戊申。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揚威將軍英經等前因裕謙家人呈訴余步雲心懷兩端。並於臨陣聲言保全生靈。顧惜妻女等情。當經面諭該將軍等。到浙後確查究辦。本日據余步雲奏。銜署被毀。請給王命旗牌等件。因思該提督當鎮海將陷之時。裕謙決意殉節。余步雲有妻女三十餘口可憐。並伊女今日出關之語。迨鎮海失守。退入甯波。甯波失守。退保上虞。所稱巷戰被傷。殊不足

信。現稱衙署盡被拆毀。文卷全行焚燒。如果屬實。則該提督三十餘口妻女。勢必不能生全。疊據奏報情形。並無家口被擄被殺情事。是但知保護家屬。而於王命旗牌等要緊物件。一切置之不問。著該將軍等確切查訊。如何向裕謙密語。如何連次退避。甯波失守以後。該家屬等有無被難。如何出城。逐一查訊明確。務使水落石出。如果該提督實有心懷兩端。臨陣退避。及保護眷屬。罔顧職守情事。一面由驛具奏。一面傳旨。將該提督革職拿問。嚴行懲辦。浙江提督著段永福暫行署理。再余步雲奏陸續收回散兵三千餘名。此項散兵。自係定海鎮海甯波三處潰散之兵。即不能盡數誅夷。亦當分別懲治。若臨陣任其退縮。

事後招回入伍。該兵丁等復何憚而不畏死偷生也。現當軍務喫緊之際。各省精兵勁旅。固當體恤受護。此種失律士卒。必應明正軍法。俾將士知所警懼。著兵部等訊明逃散實情。將首先潰散之人。於軍前正法示衆。即稍有可原情節。亦當分別輕重。按律懲處。斷不可任其濫廁軍籍。仍糜糧餉。反使勇將勁兵。見而解體。再定海鎮海甯波失守以後。陣亡將士。朕已逾格施恩。至逃避將弁。必當重治其罪。亦著該將軍等確切查明。按律究辦。毋任諱飾避就。以肅戎行。余步雲摺鈔給閱看。

十一月壬子。

欽差御前大臣僧格林沁尚書賽尚阿護軍統領巴清德陝西提

督胡超奏竊。等。於十月十九日。將查閱天津大沽海口。一切情形。恭摺覆奏。由大沽差次拜發。等。即於次早會同。等。胡超。督率司員章京等起程。一路挨近海灘行走。適因十七十八等日。日夜大雪。東南風陡作。海潮溢上。河岸極其難行。等。沿路看得。自大沽海口以南。至狼坨子地方。凡海口四處。其自大沽海口而南一百里。為祁口河。海口近岸。潮長寬百餘丈。水深七八尺。潮落寬八九十丈。水深二三尺。此處駐兵二百名。再南五十一里。為趙家溝。海口近岸。潮長寬十餘丈。水深五六尺。潮落寬八九丈。水深一二尺。此處駐兵五十名。再南四十二里。為徐家溝。海口

近岸。潮長寬十餘丈。水深三四尺。潮落寬一二丈。水深不及一尺。此處駐兵五十名。再南二十二里。為狼坨子地方。即山東海豐縣之大口河。又名大沽河。海口近岸。潮長寬二三里。水深約三丈。潮落寬一二里。水深二丈餘。此處駐兵一百名。狼坨子後路。六十里之羊兒莊。駐兵一百名。又於狼坨子迤北。距徐家溝適中之馮家鋪。駐兵五十名。徐家溝迤北。距趙家溝適中紀家鋪。駐兵五十名。趙家溝祁口河二處迤北。距大沽之間空處所。馬棚口。駐兵五十名。唐距河駐兵五十名。驢駒河駐兵一百名。道溝子駐兵九十名。凡十一處。共駐兵約九百名。等處詳加查閱。兵

各強壯。械亦整齊。抽演槍礮。聲勢亦尚聯絡。此直省南一路沿海地勢。兵防之大畧也。李等統計自直隸滄洲之祁口河起。至山東海豐縣之大口河止。四處海口內。惟大口河海口一處。水較寬深。局較散漫。大小船隻。均可駛入。且為直隸山東兩省接壤之區。係屬最要口岸。其祁口河水勢。較之各口。亦加寬深。係屬次要口岸。然究其支河。大口河一路。不過流至下游九十里之泊頭而止。祁口河一路。不過流至下游二十餘里之下窪子而止。其餘如趙家溝。徐家溝。兩處海口。豎道溝子。驢駒河。唐距河。馬棚口。紀家鋪。馮家鋪等處。水勢益淺。夷船一時不能闖入。李等復一

路留心察看。所經濱海地方。赤地二百餘里。並無市集田
園。其沿海居民。距數十里。始得一村。每村不過二三十家。
多亦止七八十家。穿等挨村步入。親加履勘。並委隨帶各
員。分投查閱。該居民雜處羣居。多係網戶。詢以事畜衣食。
一概仰給於海。網罟而外。家無蓋藏。與閩粵江浙沿海村
民情形。豐嗇迥異。竊慮數逆夷侵犯之所。大率志不在得
地。而在得財。此等荒涼處所。未必敢舍舟登陸。輕身涉險。
即便震於大沽海口等處。重兵轉擇偏僻口岸偷渡。是又
非百十餘兵所能濟事。穿等持味之見。現在北風司令。冰
結已堅。所有沿海。如趙家溝。徐家溝。兩處口岸。並道溝子

等處現駐防兵。與其散置海濱。分其勢而徒令曠閒。曷若併歸大隊。厚其力而且資操練。如慮沿海地勢綿互。即於原駐兵處。改安馬撥。亦足聲勢相通。因詢之該鎮道將弁等。僉稱此項防兵。原係固原官兵未到。各縣鄉勇未集以前。派撥守望。現在後路兵勇已集。而大隊兵。尚未甚厚。誠宜顧及大隊。等語。現就中途查閱情形。公同籌酌。擬將古神下狼坨子地方。原駐兵一百名不動。以壯軍聲。再於羊兒莊地方。原駐兵一百名外。由沿海撤出駐兵內。撥兵二百名。共三百名。歸併駐紮。以實後勁。其應駐羊兒莊之兵。擬向距狼坨子四十里之齊家莊移駐。以期彼此呼應便捷。

且與山東海豐縣關家莊防兵合成犄角之勢。其祁口河原駐兵二百名。擬酌留兵一百名。南與狼坨子。北與大沽。大營首尾相應。再請

旨。敕下該督。遴派幹員。將現在募得狼坨子鄉勇二百四十名。祁口鄉勇一百六十名。鹽山縣沿海各堡鄉勇八百餘名。勤加練習。更足以協同捍衛。至沿海原設防兵處所。擬仍按原駐汛地。每處著留兵數名。人給一馬。作為馬撥。專司哨探。如果遙見海中夷船游奕。離何處較近。分投馳報各路營盤。夾攻兜剿。似較分駐百數十兵。轉為得力。其餘兵丁。撤歸大沽海口大隊。俾得輪流操練。惟兵動械隨。兵既歸

併其沿海分置砲座。應即分運各處營盤。以充軍實。因於
李等旋至大沽後。商之督臣。據稱本年九月間。奏請添兵
六千名。以資經久業內。曾經聲明於沿海地方。添設墩臺
營房。以期聲勢聯絡等因。奉

旨。交軍機大臣。會同兵部議准在案。今擬於祁口河狼坨子等處。
分設重兵。再於沿海添設馬撥。適與前奏相符。且益臻周
密等語。李等意見既屬相同。相應聲明請

旨。如蒙

俞允。其沿海哨探各兵。體察地勢。某處究應酌留若干名。再由督
臣。酌爾經額。會同李胡超等商定議。分別撥留。奏明辦理。

以期益歸詳慎。再努等於拜摺後，即擬由大沽渡過北岸。其往查北塘礮臺，適據該地方文武各員報稱：現在河冰兩岸，雖已凍結，其中流以潮水往來，結凍未堅，冰上既難行走，打冰過渡，又恐上游凜冰過猛，船難攏岸。請仍由天津浮橋過渡。努等因帶同司員章京，仍由天津一路迂道往查北岸，及北塘礮臺。俟查閱事畢，努僧格林沁賽尚阿，巴滑德，即往查東路各海口。努胡超，仍回葛沽駐劄防堵。合併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據僧格林沁等奏查閱南路海口形勢一摺。據奏狼坨子地方原駐兵一百名不動，再於後路羊兒莊地方原駐

兵一百名外。由沿海撤出駐兵內添撥兵二百名。歸併駐紮。應駐羊兒莊之兵。移駐齊家莊。祁口河酌留兵一百名等語。覽奏已悉。所請募練鄉勇一節。此等沿海居民。宜令自行團練。保衛村莊。即令官為操練。亦未必盡能得力。自應擇要駐兵。化散歸併。並於沿海改安馬撥。俾兵力不致過單。而哨探亦可迅速。已諭知訥爾經額酌量辦理。

又據僧格林沁等奏。查閱南路海口形勢一摺。據奏祁口河狼坨子等處。分設重兵。再於沿海添設馬撥。面商該督意見相同。應即照議辦理。其沿海哨探各兵。著訥爾經額體察地勢。酌定名

數奏明籌辦。其鄉勇一項。祇能各守村莊。即使官為操練。恐臨陣亦難得力。總在該督隨時激勸。調度得宜。庶可以收實效。至天津拱衛京師。地方緊要。迥非閩粵浙江等處可比。現在北風司令。逆夷未必前來。明春東風解凍。難保不乘潮北駛。若稍有警動。關繫匪輕。訥爾經額身任總督。且經籌辦年餘。責無旁貸。必須相度形勢。設法隄防。不在節節添駐重兵。萬不可因府城距海尚遠。海口防堵森嚴。稍存大意。以致臨事周章。是為至要。

僧格林沁賽尚阿巴清德胡超又奏。本月十五日。孝等於大沽海口差次。接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十四日奉

上諭。據托渾布奏。遵旨查明海豐縣大沽河一道。與直隸鹽山縣狼坨子接壤。查係荒僻海灘。進口十餘里。有攔沙橫阻。登岸數十里。並無居民廬舍。情形雖不甚險。要究為兩省接壤之區。現在已添兵雇勇。派員分段防守。著僧格林沁等。於查閱海口。行至狼坨子地方時。再加履勘。該撫所奏情形。是否確實。其布置一切。是否可資得力。據實具奏等因。欽此。等。等於本月二十二日。查至狼坨子地方。即於二十三日。行抵山東海豐縣之城子莊。順至關家莊。並近海一帶查閱。查得該兩莊附近之大沽河海口。為海豐鹽山兩縣搭界。其海河之攔江沙口岸之淤灘。以至潮水長落。河身寬深丈尺。並村墟寥落。

民居貧苦各情形。暨水陸層層設伏處所。等親加履勘。復逐一詢之。該守該弁。及附近土人。所稱咸與撫臣托渾布原奏無異。惟該處通海內河一道。河口較寬。每遇東風潮長時。有浙江甯波商船。乘潮駛入。販運山東雜貨。即等此番查閱關家莊之時。尚見有甯波三桅商船九隻。在河守凍。等因帶同司員人等。登船閱看。詢悉甯波屬民。置買南貨。泛海來東。現販山東棗子回南。因聞浙江不靖。在此候信。以致守凍難行等語。等伏思現在逆夷盤踞甯波一帶。不難飾作商船。北來窺伺。儻春融凍解。乘風潮溷跡前來。亦不可不豫籌及此。況該海口為兩省接壤。夷船

一經闖入。可直可東。似不得以本地河身下游斷流。逆料其窮於前進。稍弛防範。至該處一切布置。等查得關家莊現駐兵一百五十名。係排作前敵。城子莊駐兵一百名。係排作後援。兵械尚俱整齊。惟合之等所查情形。似兵力稍形單弱。然覈計守須曠日。用有常經。且沿海口岸。視此較險者尚多。刻下亦未便輕議添兵。徒資更調。查該處除駐官兵二百五十名。此外尚有海豐鄉勇四百名。再加以直省狼坨子羊兒莊兩處。現排駐兵四百名。並鹽山縣鄉勇。人數已在一千以上。如果操練嫻熟。似已敷用。但該鄉勇等。以鄉愚驟充行伍。不習攻勦。空荷戈矛。終不十分

可恃。應請

旨飭下該撫揀派幹員。協同該縣。乘此閒暇之際。將器械修理整齊。不時操練。撫馭兼施。較操兵少寬時日。俾其不覺勞苦。傾心效用。氣壯技嫻。能知兵民互衛。自一人收一人之用。該將備再能不分畛域。一有警報。彼此知會。協力攻勦。或不致疏虞。仍俟明春冰解。由該撫隨時體察情形。妥為布置。以期慎益求慎。再李等查閱兩省接壤海口事畢。即就近取道滄洲南界。查閱城子莊。羊兒莊一帶後路。查得兩處後路。河水漸遠。漸淺。數十里外。以次斷流。陸路距各口岸四十里外。間有廬舍田疇。煙戶仍不甚稠密。餘均草甸。

荒路毋庸另議防堵。查畢後。李等於二十七日回至天津。

大沽海口合併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托渾布奏。查明海豐縣海口情形。當有旨諭。令僧格林沁等馳往履勘。茲據奏稱。該處城子莊等處。近海一帶情形。暨水陸設伏處。與原摺無異。惟通海內河一道。河口較寬。東風潮長時。有甯波商船。乘潮駛入。販運雜貨。現在關家莊。尚有三桅商船九隻。在河守凍等語。嘆夷詭詐異常。該處海口內地商船。既可駛進。即難保夷船之不從此竄入。且恐其飾作商船。洵跡窺伺。必應未雨綢繆。不動聲色。密加防範。該海口為兩省接壤之區。若僅駐兵數百名。安礮數尊。未必遠能得力。然

遽議添兵添礮。又未免徒滋更調。至鄉勇一項。祇能保衛村莊。僕恃此臨陣攻勦。恐亦難收實效。該撫務乘此湖枯水落之際。應如何擇要據險。妥為布置。使之有備無患。著即悉心體察。情形。妥議具奏。

癸丑。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文蔚。奏。竊。等。於。常。州。蘇。州。途。次。疊。接。浙。江。巡。撫。來。咨。及。防。守。曹。江。等。處。提。督。余。步。雲。等。稟。報。逆。夷。由。陸。路。至。慈。谿。縣。之。西。壩。量。地。而。回。又。稱。餘。姚。縣。文。亭。地。方。河。面。寬。闊。夷。人。大。船。能。到。必。得。精。兵。數。千。多。設。礮。位。方。可。紮。營。又。稱。據。報。勝。山。對。洋。夷。船。游。奕。此。時。兵。力。甚。單。難。以。調。遣。請。添。勁。將。精。兵。分。投。堵。勦。各。等。因。

查浙省續行徵調各省已到滿漢兵丁約有五千餘名。其本省滿營撫標各營官兵現在調撥者亦有二三千名。嗣又收集前次潰散兵丁一二千名。約計調到客兵及本省兵丁已有萬餘。加以該撫招募義勇沙民。並委員在募鄉勇義勇亦復三萬餘人。統計該省兵勇不下四五萬人。以之分守海濱沿江地方。及陸路要隘處所。如調度得宜。自能聲息相通。互為照應。若無論何處。偶見夷船蹤跡。動輒議添兵數千。多設砲位。以資防守。恐現調各省兵丁未免鞭長莫及。即將現在先後到蘇之河南湖北官兵二千名。刻即調往。若不相度地勢。扼要也紮。亦未必能敷散漫株

守之用。等現在知照該撫。並嚴行札飭該提督等。務即
詳細察看該處一帶情形。何處最要。何處次要。將現在調
集各兵勇。設法抽撥。分段巡邏防守。務使疏密相間。首尾
相應。如恐兵力單弱。查浙江通省兵額三萬有餘。除已調
撥外。儘有可調之兵。至鄉勇義勇。用以攻勦。固不可恃。用
以守禦。亦可藉壯聲威。無難續行招募。所有辦理防堵各
員。總宜善於調遣。毋使顧彼失此。稍有疏虞。等語去後。該
又接准浙撫咨稱。據石浦同知稟報。丁役查探夷船情形。
向定海居民。詢知該夷於本月十四日前。先已開行數船。
聞往上海天津等因。當與督臣牛鑑面商。逆夷如於十四

日以前。駛船北上。計程應已早到。何以上海至今十餘日。並未報有夷船往來信息。想係夷人詐言。亦未可定。惟既有此傳聞。究宜豫為防備。該督即於二十四日。由蘇起程。趕赴上海。查看情形。如該處果有夷船滋擾。迅速飛咨。等即整飭河南。湖北。兵丁。帶領前往辦理。亦尚不致遲誤。若該處現屬安靜。刻下天漸寒涼。北風甚多。夷船料難北駛。惟明春海潮盛時。似為可慮。亦宜豫防。擬將上海城內守兵。移駐緊要口岸。適中處所。屯紮大營。以壯聲勢。而作應援。如有不敷。再行就近酌撥本省官兵。以資守禦。即無須截留赴浙兵丁。惟該處是否無須等。帶兵前往。須俟

該督查明谷覆始能定準。等因。現因遵奉

諭旨。籌議安設糧臺一事。應與浙撫札商會辦。須在蘇州暫駐數日。俟該撫札覆後。始克與江蘇督撫臣會銜具奏。而浙省慈谿等處。究竟應否添派勁兵防堵。等因。尚未親履其地。亦難遙為臆斷。不可不豫議應援。前等因。於九月十七日。行知參贊大臣特依順。由廣東沿江直下。與等因。在江蘇一帶會晤。現據谷稱於本月十五日。已行抵江西萬安縣界。就近遙行。先至浙省等因。計算程途。約於十一月初間。即抵杭郡。等因。亦不日抵浙。該參贊大臣特依順。既未由沙井一路行走。自無須越過浙省。又到江蘇。應即於到浙

後在適中地方。先行暫駐。岑等俟牛鑑。由上海谷覆。如果無須截留兵丁。即將河南湖北二省官兵內。先行的撥一千名。飭令迅速赴浙。交與特依順統帶。不必駐守一城。於曹江內外。詳擇扼要地方屯紮。以助曹江各路聲勢。設餘姚等處。實有緊急。即行飛帶弁兵。前往救援。若該夷並未出擾。亦毋須輕進。岑等一俟安設糧臺。及上海防堵事宜。商辦妥協。即帶所餘兵丁一千名。趕赴浙省。相度形勢。或與特依順合兵一處。會同相機進剿。或分兵兩處。以為犄角之勢。應俟岑等到浙後。議有成局。再行奏

聞。

論軍機大臣等據奕經等奏。抽撥兵丁。設法防守。並酌擬先行分兵赴浙。豫為應援各等語。覽奏均悉。現在浙江本省。及調撥兵丁。已共有萬餘名。加以募雇義勇沙民等三萬餘人。以之分守水陸要隘。如能調度得宜。已足互為照應。斷無偶見夷船。輒議添兵之理。著該將軍等詳察情形。分別最要次要。將現在調集兵勇。抽撥分段防守。務使疏密相間。首尾相應。如尚嫌兵力單弱。浙江本省鄉勇義勇。亦無難續行招募。總宜善於調遣。毋使顧此失彼為要。至逆夷先開數船。欲往上海天津之語。雖係傳聞。究宜豫為防備。牛鑑現已趕赴上海。查看情形。如果有夷船滋擾。該將軍等即帶領調到之河南湖北兵丁。前往勦辦。如該

處現尚安靜。即無須截留赴浙兵丁。著照所議。仍將城內守兵。移駐緊要口岸。於適中處所。屯紮大營。以壯聲勢。如有不敷。再就近酌調本省官兵。豫為來春防禦地步。該將軍等。俟安設糧臺。及上海防堵事宜。商辦妥協。即帶兵赴浙。與特依順會同相機進剿。或分或合。朕亦不為遙制。伫盼捷音。以慰廑注。

甲寅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奕經等奏。嘆夷有赴上海等處滋擾之說。該將軍等。現與牛鑑商辦防堵。惟該逆詭詐異常。往往聲東擊西。令人不及準備。現在該逆株守甯波郡城。故作操演情形。安知不以數船游奕上海等處。使我移兵往援。而彼則水陸併力。徑

攻浙江。抑或在浙虛張聲勢。佯言攻擊杭紹諸郡。而暗遣兵船潛赴上海等處滋擾。凡此種種詭謀。該將軍等不可不防。務當謀勇兼施。計出萬全。處處皆有準備。事事皆操勝算。是為至要。前粵東辦理軍務。布置尚未妥協。該夷即肆其猖獗。漢奸乘間助逆。以致我兵倉卒應敵。不能得手。現在大兵尚未到齊。儻復用其故智。為先發制人之計。將如何豫為準備。總須反覆計較。確有把握。始足以破奸膽。而張吾軍。至行軍之際。兵民雜處。人數眾多。一切機謀。尤宜慎密。凡奏報事件。某封有關係重大者。即將某封用黃紙包封。蓋用揚威將軍印信。仍納入封筒內。朕親加拆閱。昨日所寄密諭一道。係朕面諭軍機大臣。承旨繕發。

即軍機章京等。皆不得而知。可見慎之又慎矣。

又

諭。前據劉韻珂奏。浙江兵丁。未能得力。現在雇募義勇沙民。藉資防堵。辦理尚為妥協。惟念逆夷詭計多端。往往潛令漢奸煽惑勾結。甚至行賄買內地奸徒。為其間諜。不可不密加防備。浙江省義勇沙民。人數既多。即難保無匪徒濶跡其中。必應稽查周防。勿墮詭計。至於管帶之人。尤為緊要。必當慎選結實可靠。激於忠義者。派領一隊。方無意外之虞。著劉韻珂。即將現募義勇人等。設法稽查。密加釐剔。信賞必罰。以作士氣。而杜奸萌。

旨。查。已未。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臣於十月初二日抵蘇。接印後。即遵

旨查看各海口情形。籌畫防勦事宜。當經具摺奏明在案。茲臣行
抵上海縣城。查得城東門外。即係黃浦大江。距寶山縣五
十里。即係吳淞海口。水面約寬七八里。商賈大船。往來輻
輳。溯流而上。始抵上海縣城。是江南第一扼要之區。全在
寶山海口。而上海不過人煙稠密。商船聚集之處。其地緊
臨大江。城內城外。街市錯雜。居舍鱗次。並無用武之地。亦
無抵禦保守之法。且由上海至江蘇省城之婁門。中間二百
餘里。皆吳淞長江。亦無險阻遮攔之處。較之浙江鎮海口
門。尤為萬分緊要。寶山守。則上海可保。而全省亦賴以安。
其次要之口。莫如與浙省乍浦接壤之金山衛。並常熟之

福山口。太倉之劉河口。然皆口窄沙積。僅容小船出入。崇
明雖孤懸海外。四面均係沙灘。離岸甚遠。亦非該夷垂涎
之地。至若江陰縣之黃沙港等口。雖直達焦山京口。然中
隔大江。下有礁石。地段綿長。約有數百餘里。處處並有沙
線。非長潮不能遽入。通州海門廳屬。積沙成壤。去海稍遠。
以上各處。皆有防守弁兵。及各該處鄉民。自為防範。該逆
斷不敢乘舟深入。是江南防海要地。不能不聚精會神。全
注於寶山之吳淞一口也。臣查該處沿海兩岸。均築有土
塘。高約兩丈。頂寬一丈七八尺。土塘之上。添築土牛。形如
雄堞。缺口處安設大小礮位。既能禦寇。亦可藏身。自外視

之儼如長城一道。西岸形勢尤為喫重。其扼要之處。提臣陳化成親督弁兵防守。東岸土塘長僅數里。沿塘均有淺灘。去深洪甚遠。已派兵五百餘名。設礮防守。兩岸布置均屬周密。惟查派防各兵。止係株守一處。此外並無起伏照應之法。萬一賊用礮轟乘隙豕突。我軍畧一動搖。慮成瓦解之勢。鎮海甯波是其前鑒。臣連日與提鎮將弁通盤熟籌。擬於兩岸適中之地。屯紮大營四處。分為游兵奇兵。務使彼此聯絡。循環策應。一以防逆賊之登岸。一以壯我軍之膽氣。儻有退縮。登時軍法從事。如能立功。酌量破格優賞。又於沿海較遠樹木叢雜之處。徧插旌旗。作為疑兵。齊

聲吶喊。遙為應接。臣又查吳淞口。至上海適中之東溝地
方。江面甚窄。屢經委員。測探水勢。止有中洪一道。水深約
三四尺。旁俱暗沙。水深不過丈餘。至四五尺不等。萬一夷
船駛入。必須測量水勢。魚貫而行。現於該處兩岸。添設大
礮數十尊。兵丁四五百名。挖濠築臺。土裝麻袋。堆積高寬。
使兵丁潛伏濠內。暗中設礮轟擊。並雇覓沙船漁戶。或鑿
沈船隻。使之不得直前。或多備柴草硫磺引火之物。蜂擁
延燒。以防夷船深入。如此層層設守。節節照應。庶可有備
無患。惟是兵力尚有不敷。臣前任河南巡撫。該省兵丁。操

練熟習。應請

旨飭調河南精兵一千名。令河南鎮標遊擊陳平川管帶來江。緣該遊擊屢經出師打仗。甚為明練。臣可得指臂之助。總之師克在和。果能民情固結。誓死不移。將士齊心。有進無退。諒此小醜。何足為患。臣是以刊刻數條。申明紀律。信賞必罰。令出惟行。並徧行出示。宣布

恩德。曉以大義。怵以利害。許漢奸以投首自新。立功邀賞。諭鄉民以保衛身家。協力防勦。仰仗

皇上天威。斷不致有他虞。吳淞固則全省安定。刻下潮枯水淺。藉可虛衷商榷。次第料理。足以仰紓

聖廑。

兩江總督牛鑑。江蘇巡撫梁章鉅奏竊臣等欽奉

諭旨。京口地方緊要。該處滿洲綠營官兵。是否足數防堵。著牛鑑。梁章鉅體察情形。如有應行添撥之處。一面奏聞。一面先行調派。毋誤事機等因。欽此。查鎮江府之京口地方。大江東去。懸焦

山。固山關。鷲鼻背諸口。直達江陰縣所轄之黃田港口。始接內洋。距海甚遠。中間遙迤數百里。處處皆有伏沙。非長潮不能遽入。其黃山之鷲鼻峯。斜插中洪。下有礁石。行舟畏之。焦山一帶。江面漸收。中洪更窄。斷不敢輕離大舟。乘駕小船。越數百里而駛入京口之理。惟該處既通外洋。自不可不倍加防守。以昭慎重。茲查丹徒縣之雲山一帶。業

經江甯副都統臣興倫帶兵四百名沿江巡防。其江陰營所轄驚鼻營前已添派京口左營兵二百名並原設兵八十名足資防守。至京口右營所屬之團山關形勢扼要現據京口副將林明瑞稟請添設兵丁前來。臣牛鑑復札飭該副將會同常鎮道但明倫在於京左高資兩營弁兵內酌量調撥前赴團山關防守各在案。統計大江各要隘口岸原續派駐弁兵均已敷足兼有節次招募鄉勇協同防禦似可毋庸再行添撥。臣等仍督飭沿江地方文武弁兵互相應援一律嚴密防範有備無患以仰副

聖主綏靖江洋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平鑑奏吳淞海口緊要情形一摺。據奏江南第一扼要之區。全在寶山海口。能守寶山。則上海可保。全省皆安。該處沿海兩岸。築有土塘。形如雉堞。現雖派兵防守。並無起伏照應之法。擬於兩岸適中。屯紮大營。分設游兵奇兵。以防逆船乘間豕突等語。所見甚是。著即照議辦理。其由吳淞口至上海適中之東溝地方。測探水勢。中洪約深三四尺。已於兩岸添兵添礮。挖濠築臺。並土裝麻袋。堆積高寬。伏兵轟擊。所辦均屬周妥。惟鑿沈船隻一節。逆夷說謊異常。必不能攔截彼船。若以小木筏多載柴草硫磺引火之物。昏夜四路埋伏。但見夷船。即各路齊出。繞至彼船前後兩旁。縱火焚燒。其駕筏漁戶。素諳水性。儘

可跳入水中。不慮為夷礮所擊。庶足以制其死命。其所請調之河南兵一千名。已由五百里諭令鄂順安迅速派兵。交遊擊陳平川管帶赴蘇矣。又另摺會同梁章鉅奏京口官兵足資防守。毋庸添撥等語。該處地方亦關緊要。著牛鑑。梁章鉅督飭沿江并兵一律嚴防。毋得稍存大意。將此諭知牛鑑。並梁章鉅知之。

又

諭。據牛鑑奏江蘇防兵不敷。請飭調河南兵一千名。令河北鎮標遊擊陳平川管帶赴蘇等語。著鄂順安即於河南省挑選精兵一千名。應帶軍器。揀擇精良。務期適用。飭令遊擊陳平川迅速管帶前往江蘇。交牛鑑調遣。毋稍遲誤。並飭該遊擊沿途妥為

約束不得稍有滋擾。

庚申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達洪阿等奏八月間夷匪闖入臺灣經該總兵等督兵痛勦擊沈大船擒獲紅白黑夷一百餘名當將該鎮道分別加恩仍諭令嚴加防守恐其大隊報復並諭顏伯燾劉鴻翔飭令王得祿移駐臺灣協同攻勦迄今未得續報朕心實深廑念臺灣遠隔重洋風汛不定文報或至稽遲顏伯燾現在廈門劉鴻翔駐紮省城該督撫皆有統轄臺灣之責何以八月之事至今並無奏報究竟該處現在情形若何有無夷船續來滋擾著怡良顏伯燾劉鴻翔迅即探訊明確隨時據實馳奏毋稍

遲延。再前據顏伯燾奏。夷匪由粵入閩。義律亦在其內。現在臺灣擒獲夷匪有一百餘名之多。若隔別詳訊。可得實情。著卽飭知達洪阿等詳悉究辦。將此各諭令知之。

辛酉。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三日奉

上諭。據僧格林沁等奏。查閱南路海口形勢一摺。據稱祁口河狼坨子等處。分設重兵。在於沿海添設馬撥。面商該督。意見相同。應卽照議辦理。其沿海哨探各兵。著訥爾經額體察地勢。酌定名數。奏明籌辦。其鄉勇一項。祇能各保村莊。即使官為操練。恐臨陣亦難得力。總在該督隨時激勸。調度得宜。庶可以收實效。

至天津拱衛京師。地方緊要。不可因府城距海尚遠。海口防堵森嚴。稍存大意。以致臨事周章。是為至要。等因。欽此。遵查南路海口各處。所派防兵共九百餘名。現已遵照

欽差大臣原奏。歸併於祁口。河。狼坨子。齊家莊三處。共計防兵五百名。其餘四百名。俱撤歸大沽軍營。以資訓練。仍於原設防兵各處。添設馬撥。酌留兵丁哨探。至鄉勇一項。其就地團練者。但可自衛身家。其應募隨營者。均擇其年力精壯之人。捐給口糧。責成帶兵將弁。認真訓練。仍隨時察看。果能奮勇向上。即可使之臨陣衝鋒。次則作為後隊。以助聲

皇上京勢。再天津為計關緊要。奉旨。口固以於濟。職。職。職。

京師門戶地方倍關緊要。嚴防海口。固以保衛郡城。而郡城之防範。亦未敢稍涉疏忽。前因天津存城之兵。僅止八百餘名。以之守禦。本覺單弱。是以於奏請添設新兵。捐內特請在於天津郡城。添兵一千名。現據天津鎮稟報。左右城守三營。已招募足數。皆係各營餘丁。並本地土著民人。年力強壯。俱由該鎮將驗明收伍。發給糧餉。趁此冬令。趕緊訓練。以期技藝純熟。又天津城內。向有紳商設立救火局。素稱齊心合力。約束有方。已據該地方官。於此中挑選一千餘人。派出官弁。管帶團練。並由官紳商民。捐資發給口食。此項人等。皆勇敢良民。習於救火。緣牆附壁。手足便捷。

捍衛城池。足抵兵力。現在天津城內。統計兵不下三千人。可資防守。其器械一切。本營俱足敷用。沿城礮位。共有一百數十尊。臣因添駐新兵後。製造撞礮一百桿。現亦將次造竣。又天津鹽務巡役。向習技藝。前與鹽臣會商。選派巡役多名。協同地方官所派幹役。分布關廂內外。晝夜梭巡。其客店行寓。每日由委員分查一次。以防奸匪涸跡。數月以來。地方甚為鎮靜。臣職司守土。當此之時。凡有應行籌辦事宜。苟思慮所到。輿諮訪所及。無不隨時酌辦。斷不敢稍存大意。致有顧此遺彼之虞。以期勉副

皇上委任之至意。

硃批。以朕觀之。郡城之兵。不在多設。何則。即使逆夷登陸。斷不能
奔馳百餘里。直犯府城。惟不可不加意防堵。朕思大沽海口。至
府百里而遙。曲折寬窄。河面必各異形。此中正好用計用智。省
兵力而能勦賊。非僅堵其不能至郡也。若一經議防。惟知添廠
增兵。朕見其徒勞而不能制勝。卿其細繹之。

訥爾經額又奏。臣前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九

月初十日。奉

上諭。御史殷德泰奏。請招集漁戶。團練水勇一摺。此輩漁戶人等。
習處海濱。良莠不一。其安分者。固可藉資禦侮。而桀驁者。亦恐
別滋事端。該御史請編隊設伍。課其勤惰。與以獎勵之處。是否

可行。即著體察情形。妥議具奏。欽此。當即轉行道府州縣。妥議去後。茲據稟稱。各州縣沿海村民。皆散居鹽城之鄉。無地可種。或三四人。或五六人。共駕一船。捕魚為生。每年春融時出口。小雪前回家。仰事俯畜。胥賴乎是。漁鹽蜃蛤之饒。其利較多。冬月無事。女則績麻。男則織網。以為來歲之需。若令本身受募。編作水勇。則在官人役。即不能自食其力。且官給傭資。僅足糊一人之口。家中大小。勢必待哺嗷嗷。更兼捕魚之人。但於海濱一帶。駕船行走。即有租識水性者。亦不過僅能覓水。不如閩粵涸人技藝之精。招集至再。應募乏人。惟查灤州。甯河。豐潤。曾經招募。向於海濱打雁。

為業之人。可作水勇。每處亦不過三四十名。此輩向在海濱之地。用小木筏。駕設排槍。人即藏於水中。點槍打雁。水性素習。槍亦有準。前據該州縣稟報。俱按日發給工食。留為官用。如果逆夷北來。用為水勇。於水中相機暗放火器。攻打夷船。可期得力。但以此為業者。限於無多。現仍飭令各州縣設法招募。俾多募一人。可得一人之力等情。其稟前來。臣查海濱漁戶。皆係鄉民。前經各州縣團練鄉勇。或千餘名。或三五百名不等。願在海口隨營者。給與口食。教演技藝。以資協防。其不願隨營者。即使自衛身家。嗣又復

奉

諭旨。令沿海村莊居民。團練鄉勇。建築土堡。亦已轉飭地方官。欽遵。剴切勸諭。團練在案。是鄉勇之中。即有漁戶人等。在內。雖網罟貧民。不能衝風破浪。而據各地方官所稟情形。使之陸地用武。起伏趨避。尚能靈便。即可得力。自宜俯順輿情。就其所長。不必強以所難。轉恐有名無實。臣仍飭各州縣。一體留心勸募。如有能充水勇者。即行挑出備用。總期一長可取。必當羅致無遺。至嚴防漢奸。臣前已飭各州縣。多派幹役。嚴密查拏。並令編查保甲。將各村莊人口戶數。造具花名清冊。由地方官捐給門牌。輪流稽查。如有外來形跡可疑之人。不難盤詰。若有警之時。河口封閉。漁船只

能在內河張網。不能出口。以杜接濟淡水食物。及勾結夷匪情事。此後沿海一帶。建設營房墩臺。撥兵駐守。稽覈更可嚴密。

諭軍機大臣等。訥爾經額覆奏一摺。據稱南路海口防兵。現已歸併祁口河。狼坨子。齊家莊三處。共五百名。其餘四百名。俱撤歸大沽軍營。天津城內。議添新兵一千名。業經左右城守三營。召募餘丁足數。復於紳商設立救火局內。挑選一千餘人。並因添兵製造擡礮一百桿。又分派鹽務巡役。協同地方官所派幹役。布列關廂內外梭巡等語。所辦甚屬周妥。惟團練鄉勇。但可使之自衛身家。或作為後隊。以壯聲勢。至於臨陣衝鋒。恐難得力。

天津府城距海口百里而遙。即使該夷登陸。斷不能奔馳百餘里。直犯府城。是該處不必多設兵弁。徒勞罔功。不若就河面寬窄形勢。擇要設伏。或誘之深入。或扼其歸路。用計用智。以謀制勝。儻該夷敢由河道內駛。定可勦戮無遺。若由陸路內犯。戒兵四路抄襲。該逆首尾不能相顧。必致潰散。轉瞬春融。即當妥為布置。著訥爾經額悉心體察。豫操成算。勿致臨時周章。是為至要。又覆奏御史殷德泰奏招集漁戶團練水勇一摺。此項漁戶。烏槍祇能擊打禽鳥。恐難施於臨陣。據稱現在所募漁戶。即在鄉勇之中。自應就其所長。量為驅使。不必強以所難。轉致有名無實。

欽差大臣怡良奏竊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九月

二十三日奉

上諭。前經降旨。派怡良為欽差大臣。馳驛前往福建。會同該督撫等。辦理軍務。怡良接奉諭旨。諒已迅速起程。此時將抵福建。所有前此廈門失事。顏伯燾既督同文武各員。在彼守禦。何以夷船突至。即潰敗不支。究竟夷船共來若干隻。廈門防兵。共有若干。其接仗情形何若。該處居民。被夷騷擾。是否盡行遷避。該夷既據廈門。何以又舍而赴浙。現在廈門鼓浪嶼一帶。尚有夷船若干隻。並各島嶼。有無夷船占據。顏伯燾招募水勇。現已招致若干名。該處文武。曾否募有水勇。如何布置。是否隨時操練。足

資攻勦。著怡良一併詳細查明。據實密奏。斷不准令顏伯燾知之。致被欺朦。慄之又慄等因。欽此。伏查閩省沿海府縣。隨在皆有要隘。而廈門孤懸海外。為海道必經之所。然袤長三十里。乃是海中一島。並無城池障蔽。而商賈雲集於此者。緣四面水皆深廣。大船易於停泊。惟西北與同安縣屬相近。周境雖不甚寬。而中則山徑崎嶇。南則市廛交錯。其青嶼。嶧嶼。大擔。小擔。屹立大洋。皆在廈門。東西相距四十餘里。向未設立礮臺。此廈門地方之情形也。督臣顏伯燾以廈門為閩省要區。是以相度地勢。在於前兩次竄入之青嶼。嶧嶼。大擔。小擔。添設礮臺。北岸之白石頭。安海水操臺等。

處。共安大小礮二百七十餘位。水陸兵二千七百餘名。以便分頭夾擊。其白石頭沙波尾一帶。前此原設土囊。歷經雨水沖淋。率多腐散。因建石壁五百丈。安礮一百門。壁後各建兵房。以備棲止。復於外鄉濱海之會厝坡河厝鄉等處。分設礮百門。兵一千四百餘名。以備小船駛入。此外尚有水勇練勇九千餘名。分路派撥。惟南面之十三道頭。皆係行戶。就海植木架屋。無可設兵。餘俱逐一布置。隨時飭辦。此廈門備禦之情形也。七月初十日。逆夷駕駛兵船火輪船三十四隻。從青嶼海面。乘潮蜂擁而入。已經擊沈數船。適值南風大作。該夷占據上風。乃於礮力不及之處。越

進駛近臺旁。以四船排列轟擊。逾時另換四船。更番臺上。旋進旋攻。在彼潛藏船腹。儘能施放。不必更有準頭。但以數十艘連環之砲。攻我在臺露處之兵。故將弁兵丁。傷亡枕藉也。各臺既破之後。該逆等復分頭上岸。居民紛紛逃避。逢路縱橫。督臣與各官一面督戰。一面分護男婦。至僻鄉安插。所有壯勇。皆係本地民人。一見街市已空。衙署監倉。以及造未竣工之船。為其所焚。從煙破中抵禦。力不能支。復自朝至暮。無從得食。且前且卻。各保其鄉。此廈門被攻之情形也。該夷既占廈門之後。未即棄置。風聞搭取各行戶帳本。覈計以為生意極小。不足取盈。復以北近同安。

豫防暗襲。而閩俗復又强悍。地方雖破。而民之散處者。仍
在各鄉。更有肘腋之患。其畏民之心。甚於畏兵。是以據守
十日。留數船於鼓浪嶼而去。細測奸謀。並非注意是地。特
以此牽制閩師。使不他出。故船之來去多少。或四五隻。或
七八隻。並無一定。而在外洋游奕者。復絡繹不絕。其餘各
島。並未占據。此逆夷攻陷廈門後。又舍而赴浙之情形也。
粵在粵時。即聞閩人在粵貿易者。稱述廈門防守甚嚴。復
謂督臣顏伯燾。於此事極為盡力。乃籌之半年。失於一旦。
私心萬分疑慮。故沿途隨意詢問。到此後遇事根究。俱無
異詞。現在督臣顏伯燾。督同文武各員。除雇募陸勇外。已

招水勇二千餘名。此等皆籍隸同安馬巷等處。雖經習慣風濤。未能諳悉行軍。現欲藉以攻勦。非再操練不可。是以飭調水師弁兵。隨時教演。然船廠業被毀失大半。急切未能猝辦。惟有刀籌堵禦。一面飭辦勦具。相機辦理。以期得手。至於火攻一法。督臣亦暗中備有小船數百隻。而穿密詢老於出洋之人。以為大洋波浪洶湧。斷不能立時攏近大船。且夷船高大。船旁又用銅皮包裹。火船即能駛近。燃燒亦有所難。使其船料不皆堅木。則遇火即焚。尚可拋擲火罐之類。或在港汊逼窄之處。則船身重笨。旋轉不便。雖極固亦可設法轟焚。舍是便無把握。所言似屬近理。穿與

在事文武熟商。惟團練一層。究有實際。蓋閩俗素來强悍。初猶惑於逆夷。不擾民間之說。不甚介意。比見上年定海之擾。資財婦女。為之一空。近亦相率警惕。不敢意存玩視。故使之各守其鄉。不待官為之督。無不踴躍。且切於利害之見。未有不慷慨共矢者。若調遣他處。則所衛非其鄉里。志念自必少差。似宜兵勇相輔而行。方能妥善。督臣顏伯燾世受

國恩荷蒙

寬宥。情詞感愧。日夜焦勞。思竭力以圖功。冀前愆之或贖。茲蒙諭飭密查。不敢苟且徇情。自蹈欺罔之咎。亦不敢扶同捏飾。有負

委任之

恩。

壬戌。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文蔚。兩江總督牛鑑。江蘇巡撫梁章鉅。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臣奕經文蔚於十月初八日。在高郵縣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初三日奉

上諭。奕經等到省後。先將江蘇防堵及安設糧臺之處。共同商酌。悉心籌畫等因。欽此。臣奕經文蔚即函致臣牛鑑。從上海來蘇。以便詢商一切。十月二十日。臣奕經文蔚等行抵蘇州。會晤臣牛鑑。梁章鉅。詢知江省各海口。節經添兵練勇。雇有

各項船隻。在吳淞口豫備堵截。凡有出入商船。責成委員督同殷實行戶。及各會館董事。查對船照。按人稽核。僅形跡稍有可疑。或人數溢於照數。立予根追。不任奸民濶跡。上諭臣牛鑑親赴吳淞查勘安兵設礮。與提臣陳化成講求周密。一面遴委幹員。赴福山。劉河。各海口。測查水勢。現均沙淺。湖枯。防兵尚無弛懈。情形甚為安謐。堪以仰慰。

聖廑。所有浙江糧臺。臣梁章鉅前請在於蘇州設立總局。嘉興設立分局。原為其時浙省逼近夷匪。欽遵

諭旨。因地制宜。迨臣牛鑑到蘇。附片陳明。請仍留杭局。以裕轉輸。而安眾志。嗣臣劉韻珂請在蘇杭各立總局。將銀項存貯

蘇州藩庫。兵糧礮位。及一切軍器。兩局分投採辦。嘉興不
必設立分局。在臣劉韻珂之意。立局蘇杭。互相挹注。更為
便捷。是以臣牛鑑。臣梁章鉅。請如劉韻珂所奏。蘇州藩庫
存貯浙省銀兩。專辦鑄礮運糧大宗事件。其餘軍器等類。
仍歸浙省辦理。並聲明卞士雲赴浙。均經縷晰奏陳。

聖鑒在案。今臣奕經等到蘇。以為大兵進剿。必須通合兩省機宜。
熟計籌維。方為妥善。查軍裝器械。一切應用之物。在在均
關緊要。現已到蘇。即應製辦。若蘇州專辦鑄礮運糧大宗
事件。其餘軍裝等類。必待浙省行取。未免緩不濟急。臣等

遵

肯公同酌議。應請於浙省設立前路糧臺。蘇省設立後路糧臺。大兵在嘉興以北。即由江蘇支應。大兵在嘉興以南。即由浙江支應。以後應用各物。仍由兩局分辦。庶可源源接濟。卞士雲業已赴浙。孫寶善管通羣俱已到蘇。所有浙江前路糧臺。令卞士雲會同浙江藩司常恆昌臬司蔣文慶督同辦理。蘇州後路糧臺。酌留孫寶善會同藩司程嵩米署臬司黃恩彤督同經理。並由江浙兩省分派妥員。會同管通羣。即隨臣奕經等前進。辦理隨營糧臺。應用各物。均可於江浙兩局就近行取。如此通盤籌畫。辦理較為妥善。臣奕經等督師前進。糧臺如有貽誤。即惟各該處承辦之員是

問。以專責成。至此次糧臺。係辦理浙江軍務。所有江蘇製辦一切。將來軍需告竣時。應仍歸於浙省核實報銷。庶免牽混而歸畫一。

諭軍機大臣等。據奕經等奏。覆陳江蘇海口防堵情形。並會商蘇州省城。應設糧臺總局一摺。現在大兵進剿。必須通盤籌畫。兩省地勢情形。方為妥善。所有軍裝器械等物。必待浙省行取。未免緩不濟急。著照所議。准其於浙省設立前路糧臺。蘇省設立後路糧臺。大兵在嘉興以北。即由江蘇支應。在嘉興以南。即由浙江支應。以後應用各物。仍由兩局分辦。所有浙江前路糧臺。即著卞士雲會同藩司常恆昌。具司蔣文慶督同辦理。蘇州後

路糧臺。即著孫寶善會同程高采、黃恩彤督同辦理。其該將軍等隨營糧臺。並著江浙兩省派委委員會同管通羣辦理。應用各物均於江浙兩省就近行取。如有貽誤。惟各該處承辦之員是問。以專責成。至江蘇製辦一切將來軍需告竣。仍歸浙江省一併覈銷。以免牽混。而昭畫一。將此各諭令知之。

奕經、文蔚、牛鑑又奏。竊臣牛鑑前次以上海寶山之吳淞口最為緊要。咨會臣奕經等請將河南官兵一千名截留協防。臣奕經等當即具奏。湖北二起官兵一千名已入江境。請即留於江蘇。交督臣牛鑑調撥防守。嗣准浙江撫臣劉韻珂咨稱。慈餘等邑兵力單薄。請添勁兵前往防禦。復

由臣奕經等移咨臣牛鑑查明上海各口。現在有無夷船蹤跡。如無須留防。即擬將檄調到蘇之河南湖北官兵內酌撥一千名。先行赴浙。交參贊大臣特依順統帶。於適中地方擇要屯紮。以資應援。俟臣等會議設立糧臺事竣。即將所餘官兵赴浙會剿。先後奏明各在案。臣牛鑑先於十月二十三日。前往上海。查察倭夷來江之信。係屬訛言。現在上海寶山一帶。調集官兵分段派防。頗為周密。且水枯灘淺。似可無虞。浙江現須厚集兵力進剿。所調湖北征兵自應即令赴浙。毋庸留江協防。並豫籌來年春汛。奏請另調河南官兵防守。屈計行程。亦可無誤。臣奕經等查上海

情形。既據該督派防周密。毋庸截留協防。參贊大臣特依
順於十月二十三日。已行抵江西餘干縣。刻下想已到浙。
應請將湖北二起官兵一千名。飭令帶兵將備。將該弁兵
所帶器械。修理整齊。先行赴浙。即交特依順統帶。查照臣
奕經等前奏。不必駐守一城。揀擇適中扼要地方。屯紮大
營。以壯各路聲勢。無論何處有警。皆作為後路策應。如逆
夷並未出擾。即毋庸輕動。俟臣奕經等到浙後。再行相機
分合。商同進剿。並令

乾清門三等侍衛伊清額。二等待衛文藝。一同照料。管帶前
進。即將參贊大臣關防。齎交特依順祇領。臣奕經等現遵

旨會商安設鑄礮局廠。一俟商辦妥協。即行帶兵赴浙。合力攻剿。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江蘇海口。派防周密一摺。據奏現在上海寶山一帶。調集官兵。分段派防。頗為周密。所調湖北征兵。即令赴浙。毋庸留江協防。並豫籌來年春汛。奏請另調河南官兵等語。特依順。即日抵浙。河南官兵。即著帶兵將備。帶領赴浙。聽候調遣。奕經。文蔚。著揀選適中扼要地方。屯紮大營。以壯聲勢。前調河南各兵。著奕經等帶赴浙江。昨已降旨。飭令鄂順安。挑選河南兵一千名。計明年正月可到。即留為江蘇防堵之用。

癸亥。

盛京將軍耆英奏。竊照十月三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

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據耆英奏遵議海防機宜一摺。又另片奏移貯火藥。並擬於明歲春正。親往南路籌防等語。覽奏均悉。奉天各海口。惟金州為最要之區。現當北風司令。逆船雖未敢北駛。一經春融冰泮。即難保其不分竄而來。該逆現經在浙演習陸戰陣法。防禦之法。必應水陸交嚴。方為盡善。現在該將軍籌備防堵。是否專恃海口。安設礮位抵禦。萬一登岸滋擾。如何層層布置。憑何制勝。當此海疆戒嚴之時。務須籌畫萬全。庶足制其死命。著該將軍即將現在豫為籌備情形。詳細據實具奏等因。欽此。伏查奉天海疆。綿亘千餘里。凡可以登岸喫緊之處。節經嚴飭委員。

及該地方官等督率兵勇。它壕設伏。實力防範。李仍隨時
揀派親信之人往察。全州復州地方尤屬要緊。所有復州
城。距娘娘宮海口五十里。距常興島以南。約有六七十里。
上年夷船。曾在常興島以南停泊。李於該島適中長嶺子
地方。安礮設伏。並於娘娘宮海口以北。遠近分撥大小礮
位二十二尊。擡槍鳥槍數百桿。專派協領佐領。會同該城
守尉。知州等。督率兵勇。嚴為防禦。北可以捍衛州城。南可
以控制海口。又李前經奏明。由省派往勁旅二百名。各帶
槍箭。派官管領。在州城以南分隊駐紮。設伏應援。儻有警
報。該州距熊岳城百二十里。熊岳官兵。仍可一呼即至。易

於應援。惟查金州海洋。上年夷船曾經停泊試水。其距城
切近之柳樹屯。紅土崖海口。必須嚴兵防備。不容稍形疏
虞。是以酌撥新舊大小礮三十六尊。擡槍鳥槍數百桿。揀
派協領佐領等官。會同該城守尉知縣等。督率該城兵勇。
凡要隘之處。遠近嚴密設伏。並由省派往勁旅三百名。各
帶槍箭。派官帶領。在州城之左右幽僻處所。分隊駐紮。以
備應援。其餘沿岸各處。或分置兵勇。攜帶器械槍礮。在暗
中防守。或於山嶺林木之中。豎立旗幟。以為疑兵之計。並
在高阜山岡。安設窩鋪。分撥兵勇瞭望。一有夷船蹤影。先
行準備。如該逆膽敢舍舟登陸。乃我兵奏功之時。但不可

立即兜剿。惟有以守待攻。必須誘其深入。截其歸路。層層圍困。槍箭齊發。僅槍箭不及。即開聯環大礮。定可制其死命。查金州城距旅順口水師營百二十里。李業經豫先札飭。如有警報。飛即策應。再熊岳副都統祥厚。自上年籌防以來。事事熟悉。人極詳慎。頗悉機宜。今年該副都統祥厚。又在金州復州駐紮。業已數月。一切調度。均屬合宜。並督飭官兵。隨時操演槍礮。莫不用心。且經各該城地方官。剴切勸諭。附近旗民人等。無不志切同仇。各有準備。再兵法後路第一緊要。若不計及。即使刀槍林立。雄師萬千。不過以壯聲勢。況轉瞬明歲春融冰泮。該逆一經勦辦。計窮力

竭之時。定必分竄沿海地方。尤應慎益加慎。是以孝前經具陳。明歲春正。親往南路。再行悉心相度。如有應行變通之處。孝體察情形。斟酌辦理。僮兵破較單。屆期將孝所操勁旅千名。即行調往。並將省城鑄存破位。再行運往數尊。斷不敢坐失機宜。自取罪戾。

硃批知道了。

孝英又奏。十月二十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盛京旅順口與山東廟島相對。其間海面相距百數十里。為海舶至天津必由之路。若設兵防堵。其勢有所難及。朕聞夷船

堅固。惟於夜間從後尾轟擊較可得力。儻能雇募海濱善泅之夫。多置小木筏。筏上安設數百斤礮位。令善泅者伏於筏下。遇有夷船停泊該處洋面。我兵即可乘夜繞至船尾。開礮轟擊。如能損其船舵。固可乘機攻勦。否則多方以擾之。亦使知我有備。狐疑而不敢進。即或夷船揚帆徑過。有此尾追木筏。該夷不能無後顧之虞。如此設法牽制。虛虛實實。既可張我聲勢。且令該夷進退趨避。不致毫無顧忌。是否可行。著耆英托渾布相度情形。妥議具奏。欽此。仰見我

皇上指授機宜。無微不至。查夷性多疑。水陸所恃者。礮火而已。海面接仗。斷乎不可。若於洋面島嶼之間。處處以疑之。多方

以嚇之。誠如

聖諭。虛虛實實。既可以驚擾。更可以牽制。即使沿海分竄。似亦難施其伎倆。至雇覓泗夫。以小木筏安礮。待彼停泊。攻其船舵。其法至善。惟查奉天沿海一帶。善泗之夫甚少。則無濟於事。李再四熟思。查奉天水師營。額設水手百名。向來均能駕駛船隻。亦有能水者。李遴選熟悉海道者四十名。又在水師營額兵內。揀選精壯。熟悉槍礮者四十名。並派水師營佐領驍騎校四名。雇船四十隻。令該佐領等。每一員管船十隻。將攜帶軍器。以荆條按件編攏。密藏船內。使人不知其為槍礮。並令官員兵丁水手等。扮作漁人。於明

年南風司令之始。厚與賞犒。將船隻駕駛奉天所屬界內。旅順口外。鐵山以南。隍城島以北。洋面游奕。平日該官兵等。即可捕魚售賣。使無一人知覺。如見有夷船停泊。即可藉名賣魚。探其虛實。待夜深之際。得攻其船。乘機攻勦。如不得攻。將船隻四面遙蕩。施放槍礮。其聲或東或西。或遠或近。不及天明。揚帆遠避。兵不厭詐。正此謂也。並聞夷人夜間目光昏暗。更宜於深夜擾之。俾逆夷疑懼。進退趨避。懾其心膽。易於攻勦矣。惟查海船至天津。必由山東屬之鼈磯島經過。不由奉天所屬海洋駕駛。其逆船分竄。原無定蹤。自應設法。嚴為防備。

諭軍機大臣等。有英奏。遵旨體察情形一摺。據奏奉天水師營。向設水手。均能駕駛船隻。亦有能水者。現選四十名。並於額兵內。揀選精壯四十名。派員駕船管帶。密藏槍礮。乘夜相機攻勦等語。覽奏均悉。著即照議妥為辦理。現屆天氣嚴寒。逆夷不敢北駛。綢繆未雨。正在此時。轉瞬春融。難保不北來滋擾。如有夷船駛至奉天。該將軍即相度形勢。探明虛實。務令奇正相生。有以制其死命為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十一月丁卯

欽差都統哈琅阿奏竊。前准直隸總督訥爾經額知照。經該督奏准。所有現在直省沿海防兵。暫撤三分之一。飭令歸伍。當即行知等。將防堵山海關綠營兵丁二千二百名內。按三分之一酌撤八百名等因。等隨據咨分札各該將弁。按營勻撤去後。正在查辦間。於本年十一月初七日。復接准督臣訥爾經額密咨。內開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轉准浙江巡撫劉韻珂咨開。本月二十一日。接據石浦同知稟稱。查探定海夷船情形。及甯郡鎮海夷人。將銀錢貨

物運至在定夷船。由該丁役等向定海居民詢知該夷先行開駛數船。聞有往上海天津等情。查夷船北駛。情殊叵測。難保非聲東擊西。亟應嚴加防範等因。准此。查夷船既有北駛之信。亟應嚴密防範。相應飛咨轉飭防範等因。飛咨前來。竊查夷船既有北駛之信。無論虛實。夷性狡詭。總難料其必無。竊現既接准督臣密咨。自未便拘泥前咨。撤兵三分之一。以致臨事不敷調遣。且現經竊查看沿海甫經上凍。冰未結堅。萬一浙省探查果確。海上沙線無阻。風汎靡常。夷船瞬息可到。斯時立刻扎調。轉恐鞭長莫及。相應奏明請

應奏明請

欽此

旨。先將本處及喜峯冷口滿兵二百十四名內酌撤二百名。現在秦王島瞭望之石門寨兵六十四名內酌撤五十四名。其餘應撤兵丁暫且留營。俟海口堅凍時再行相機酌撤。諭軍機大臣等。哈琅阿奏請將酌撤綠營兵丁仍暫留防一摺。現在海口已經上凍。著仍照前議。按三分之一酌量裁撤。即便得有夷船北駛確信。亦無難隨時調遣也。

戊辰。直隸總督訥爾經額。陝西提督胡超奏竊。臣等於十月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十四日。奉

上諭。本日據御史黎光曙奏。天津海防籌備各條。其已行者。務求

覈實有效。其未行者。不妨採擇辦理。勿存成見。勿掉輕心等因。
欽此。臣等遵查原奏。天津抵禦之兵。宜分三層布置一條。
海口繪圖呈進一條。藤牌改用牛皮一條。前經臣訥爾經
額奏明在案。均毋庸再議。至請覈實演驗礮位一條。臣等
查海口所設礮位。及鑄成甫經運到之礮位。設標打準。裝
藥下子。俱有一定分兩。多則礮不勝藥。少則力難到靶。演
放之時。發藥領藥。俱係將備經手。由臣陳金綬目覩秤準。
始行散放分演。從無假手演礮之兵。自領自散。致能高下
其手。若平時烘燠礮位。帶練手眼。較視準頭。則裝藥而不
下子。用藥不過十之二三。緣礮位甚多。時常裝足鉛藥打

放。未免糜費。並非礮不堅固。不能多裝。實有大操小操。裝藥多寡之別也。味革又大沽捐辦之甄石礮臺。歷四五月之久。方克告成。經天津道董率其事。自備料物。由京訪覓工匠興修。並委妥員常駐在彼監工。實為堅固。委無春築秋塌。責令賠修情事。其新築土臺。亦係一律堅實。前經

欽差大臣。將各礮臺大礮演試。按次查驗。並無震裂情形。味革又新調各兵。宜加撫綏一條。已由臣等籌議。另摺具奏。至天津海口兵丁滋鬧。現飭據天津縣郭紹曾稟覆。該縣距海口一百餘里。如果海口兵丁滋鬧。該縣無從彈壓。如在天津有滋鬧之事。該縣即當稟請嚴行懲治。亦不致躲避不出。甘

心隱忍等情。臣等督兵在防。耳目最近。體察兵民。實皆安堵如一。併無滋鬧之事。中又新調各兵。宜選宜練一條。臣等於調防之時。飭令帶兵大員。按營挑選。事關重大。休戚與共。何敢以羸弱充數。且直隸陝西之兵。非南方之脆弱可比。自到防以來。督飭將弁。時加演練。察看情形。人知自奮。莫不矯首以望立功。並無畏葸之意。中臣等仍當隨時激勵。以期技藝日熟。膽氣益壯。又招募土兵一條。臣訥爾經額前令沿海州縣。團練鄉勇。或數百名。或千餘名。擇其年力精壯者。給予口糧。隨營操演。實與土兵無異。現在沿海各營。添募新兵。已飭該營縣。即於此內挑選入伍。至謂天津

民情勇悍。必須收為我用。現在既招鄉勇。又募新兵。加以訓練。即係收羅之法。其防範漢奸情形。前已節次奏明。仰

聖鑒。奉又儲備米糧一條。臣等查天津至山海關一帶。防兵一萬餘

名。糧餉要需。自應寬為籌備。查天津食米。向來奉天商販流通。有贏無絀。本年直隸年成豐熟。目前各處市集糧價平減。本境積貯足敷兵民口食。惟來春設遇防堵嚴緊。添調兵丁。人數較眾。或恐糧價增昂。臣訥爾經額現與司道悉心籌議。應俟春融之時。出示廣為招賑。恭懇

天恩。免納米稅三月。庶米販雲集。兵糈充盈。不致有食貴之虞。設

若米販無多。或酌量動撥常平倉穀。或官為採買糧米。各就近運赴防所。均足接濟。屆時酌量情形。再行奏明。臣等仰荷

天恩。任以海防重寄。惟有盡心竭力。事事覈實籌辦。更當諮訪眾論。集思廣益。以求實濟。不敢稍存成見。亦不敢掉以輕心。以期勉副

皇上淳淳訓誡之至意。

訥爾經額等又奏竊臣訥爾經額前奉

上諭。現在天氣嚴寒。河冰凍結。天津在防官兵。著該督與胡超等悉心體察。妥為安頓等因。欽此。臣訥爾經額於本月初十日。至

葛沽與臣胡超商議。以此後海濱苦寒。在防弁兵。若仍照常居住營帳。恐易受病。應即遵

旨。妥為安頓。以示體恤。而資防範。惟兵數眾多。海隅偏僻。民間數椽之屋。無可賃居。且為時尚久。亦恐擾累居民。茲查大沽北塘兩處。除有兵房土房。可以儘令各兵分勻居住外。其餘弁兵。同陝兵二千名。現在帳房或五六架。或六七架。連為一處。通一門出入。外用秫秸編織成簾。四面遮護。彷彿棚寮。其上塗以厚泥。即與居室無異。足蔽風雪。至豐潤等處防兵。亦擬擇乾燥處所。照此辦理。並量予薪炭。以為禦寒之需。礮臺左右。仍令輪班駐守。並令帶兵鎮將。隨時督

操技藝。庶幾一冬不病苦寒。兵強技練。來春防勦。益資得力。至山海關留防之兵。亦已將此間辦理情形。呈商

欽差都統哈琅阿。並札飭地方道府。一律妥為安頓。不令稍有偏枯。再臣胡超帶來陝兵餘丁五百名。前與臣訥爾經額商議。將此項餘丁。練作陝勇。每名每日。給與口糧一錢。以備臨時緩急調用。並由臣訥爾經額。商同司道。製備棉衣五百件。按名散給。以資禦寒。

硃批。著照所議。妥辦。

訥爾經額又奏。查天津等處各海口。調防本省。並吉林。陝西。官兵。應需鹽菜口糧馬乾。及一切雜支銀兩。自上年七

月起。截至本年十月止。共計動用銀九十八萬七千餘兩。除本年三月內。奏蒙

賞撥經費銀五十萬兩外。餘俱於司庫雜款項下。經臣咨部動撥。或籌款墊用。查各海口分駐官兵。共一萬三千餘員名。現雖將本省防兵。奏撤三分之一。而約計本省外省。留防官兵。尚及萬餘。所需鹽糧馬乾。及官員跟役餘丁米折。並雜支等項。每月約需銀八萬兩上下。現在司庫秋撥實存項下。僅止存銀三十一萬七千餘兩。均有歲額應支之用。未便動支。茲臣與藩司悉心籌議。查有奉部奏撥各省分貯銀兩案內。直隸省撥貯銀五十萬兩。原奏內聲明現值河

海籌防。備用尤宜寬裕。庶緩急無誤等語。是此項撥貯銀兩。原備海疆軍需之用。今司庫無款動撥。應請即將部撥備用銀五十萬兩。作為海防經費。專款收貯。俾供支放。

諭內閣。訥爾經額奏。防兵應需經費。請動部撥銀兩等語。所有直隸省撥貯銀五十萬兩。著准其作為海防經費。專款收貯。以供支放。該部知道。

己巳。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文蔚奏。竊等。於十月二十日。行抵蘇州。適浙江巡撫派委舒恭受。葉望。將鎮海童生陳在鎬。解送前來。等連日。督飭司員。設法盤詰。緣陳在鎬。係鎮海縣人。並無親屬。上年八月間。聞夷人在定海設

有醫局。即航海赴定。改名王定勝。託言目疾。與彼醫人。假作黃緣。因見其主謀羅卜暉。郭士兵。盤桓旬日而回。本年八月間。逆夷復據定海。曾在裕欽差處獻策。未蒙准行。當交鎮海縣管押。迨鎮海失守。伊即出城。正遇羅卜暉等脅其從順。伊即將計就計。代為畫策。因見夷兵擄掠土人。搬搶。遂諷彼設立漢巡。查應德昌等五十一人。分頭禁止。以此深為夷人信任。事事惟伊是問。正在無計脫身。適夷人欲人寄書。伊即乘機討書。來杭投遞。並獻破夷之策。詰以在夷與何人認識。則云除猛可羅彝現在廈門。未經見面外。其他如嘯嘯噲。巴參尊。郭士兵。羅卜暉。嗎哩噠。甲六夾。

懿律白福布爾利。無不熟識。即夷語亦畧為通曉。詰以夷書中所言何事。則云寫書時伊曾親見。書中無非要討幾處通商。如浙江之定海。福建之廈門。廣東之香港等處。並索要銀數百萬兩。償還煙價。若蒙允行。即起碇回國。詰以在夷日久。必能熟悉漢奸。可否招徠數人。以為我用。則云閩廣人多不認識。浙省惟沈阿幅一人。無論其不肯自拔來歸。即使肯來。亦屬無用。及觀其破夷之策。一則束草為人。排列營帳。使之入界。縛刀牛角。焯火以待。察其登陸。放牛撞踏。二則募雇水勇。黑夜用溜網麻草。縛其鐵貓。憑空拋擲火具。斃其性命。三則請斟酌議撫。須少給所求。許以

幾處通商。暫事羈縻。待其疏懈。乘機聚殲等語。孛等復令
司員等假以賞給頂帶。誘其供詞。乃數日來所述。無非誇
張夷人兵甲如何堅利。槍礮如何猛烈。此刻必得陽撫陰
鞫。方為妥當。及問以夷情之虛實。則含糊不肯吐露。反代
夷人作恐嚇之詞。孛等伏思陳在鎬。上年則同赴定海。結
其主謀。今年則出城相迎。使其信任。且代為設立漢巡查
代為投遞夷書。人則無不認識。夷書又係伊親見。其所獻
破夷之策。皆數見不鮮。並有隔礙難行之處。且既不肯招
撫漢奸。又不肯漏洩夷情。是其心懷叵測。已可概見。此時
若遽加以嚴刑訊究。第恐漢奸聞之。裹足不前。陳在鎬既

為夷人信任。誠如

聖諭。斷不可縱回甯波。使逆夷添一黨附之人。若遽行正法。又恐將來拏獲逆首及漢奸。有須質訊之處。等再四斟酌。惟有將陳在鎬。交江蘇巡撫。解至黃河以北。漢奸較少地方。暫行監禁。聽候提質。將來事定後。再行嚴訊真情。無難立見。至所遞夷書。據該童生所供。皆挾制要求。並非恭順乞憐之語。應仍聽其隨身攜帶。毋庸拆閱。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奕經文蔚奏。訊明童生黨逆情形。仍應留質一摺。所奏是。鎮海縣童生陳在鎬。始而為逆夷畫策。並令夷人設立漢巡查。繼而乘機討書。來杭投遞。該夷人數甚多。該童生

無不認識。所獻破夷之策。似乎取信於人。細審之。則奸狡畢露矣。且既不肯招撫漢奸。又不肯漏洩夷情。即其姓名。亦屬說秘。逆謀昭著。顯係從夷之後。復代為出力。窺探我兵虛實。與粵東鮑鵬伎倆。大致相同。更為可惡。惟現當招徠漢奸之時。若即行正法。恐有自拔來歸者。反聞之。裹足。著即照議。將該犯解赴黃河以北。暫時禁錮。已另降旨。飭令牛繼程。蕭采。派員妥為看守。毋令與外人交接。以絕奸萌。嗣後有悔罪投誠者。奕經等務當加意察看。如有似此詭詐覬覦之人。隨時妥為辦理。勿任欺朦。致誤大事。是為至要。前據顏伯燾奏。廈門停泊夷船。探聞義律亦在其內。著該將軍等。留心偵探。遇有拏到夷匪。細加訊究。是

否潛留內地。據實奏聞。

又

諭。鎮海縣童生陳在鎬。現據揚威將軍等訊明。實屬首鼠兩端。行蹤詭秘。已交江蘇巡撫解至黃河以北。著牛鑑程禹采。即派委妥員。將該犯嚴行看守。不准與外人交接。以昭慎密。而杜奸萌。

庚午。

欽差御前大臣。僧格林沁。尚書賽尚阿。護軍統領巴清德。奏竊。等。等於本月初一日拜摺後。即折回天津。由浮橋過河。於初三日行抵大沽北岸。隨查得大沽北岸。原有舊設礮臺一座。距海口較遠。於防堵難期得力。其新礮臺緊貼河身。建

築正當扼要。李等復試演槍礮連環。並閱看連戰陣。聲勢甚屬聯絡。與南岸三礮臺。守望可通。其對臺海口。水沙丈尺。暨臺外土壩土埝。均與李等前奏南岸情形相同。其現駐將弁員名。兵礮數目。已於前摺歸併聲明在案。自此向東北遞進。為甯河縣。豐潤縣。深州。樂亭縣。昌黎縣。撫甯縣。臨榆縣各界。即抵山海關口。李查得甯河縣境內。南岸沿海長四十餘里。其北塘海口。距縣城九十里。為薊河入海水道。距海口三十餘里。中有攔江沙。土名蓋子。橫亘水中。由沙線向外。水勢以次漸深而入海。向內水勢以次漸深而入河。現值冬令。沙上平時水深二三尺。潮小加至五六

尺。潮大加至七八尺。詢之土人。據稱遇夏秋水旺之時。潮可一丈。加以東南東北大風。潮可二丈。其中或值大潮而遇頂風。小潮而遇順風。則大潮可小。小潮可大。所爭不過三二尺之間。此海口向有本地商船。乘潮行走。即上年逆夷登岸。前赴黑沿子地方。乞買食物。乘來之三板船。亦由此攔入。他如豐潤縣屬。以至臨榆縣屬各海口。水勢情形。大率相仿。岸上自大沽一帶。惟北塘村落。逼近河身。居民稠密。其餘或間段鹽城。或一片淤泥。並無煙戶。向北一帶。界連豐潤。有村莊四處。戶口無多。均以捕魚為業。此外並無洲島居民。現於北塘南岸。緊對海口東向。駐紮大營。

前設礮臺一座。毘連而南為教場。前設礮臺一。北岸斜對海口。駐紮營盤。設礮臺一。兩岸三礮臺。地居中權。重資控禦。其南兩礮臺之左右翼。各紮營盤一。保障南岸大營。北岸礮臺之北。紮有營盤一。接應北岸大營。且外淀海水鹽灘。相連處所。合兩岸三礮臺之東北東南兩角。各另紮有埋伏營盤一。以備上岸兜勦。南路環衛大營。由東而西。迤紮有小營。以防勦急分竄。又於北塘莊西南之塘兒沽新河東北之蛭頭沽避風嘴營城。董臺等處。各安馬撥。以備有警急通文報。以上營各有礮。礮各隨兵。共設大小銅鐵礮一百三十七座。防堵官弁八十五員。兵二千四百八

十四名。此等查得甯河縣境內海口兵礮之大畧也。過此即豐潤縣界。該縣境內沿海長六十餘里。有海口二處。距縣城各一百八十里。其一澗河為陡河入海水道。其一黑沿子並無河口。迤東為黑洋河入海故道。久已淤塞不通。其地距海口四十餘里。中有攔江沙。土名白馬崗。其沙線水勢。以及風汛順逆。潮水長落情形。均與甯河縣海口畧同。惟澗河黑沿子兩處。又各有不同者。緣澗河河口較寬。約畧四丈。黑沿子濱臨海岸。並無河口。詢據附近居民。僉稱除本地漁船外。從無商船到此。岸上除黑沿子莊外。祇有三處村莊。大率倚海為生。餘皆鹽城荒灘。泥水草淀。

別無洲島居民。現於澗河以西。緊貼河身。斜對海口。駐紮營盤。設礮臺一。共大小礮三十九座。防堵官兵八員。兵二百五十名。黑沿子正對海岸。駐紮營盤。設礮臺一。共大小礮三十八座。防堵官兵八員。兵二百五十名。又於正北之黑沿子莊。西北之高家莊。安設馬搬。此等查得豐潤縣境內海口。兵礮之大畧也。過此即灤州界。該州境內。沿海長一百數十里。有劉家河海口一處。距州城一百三十里。近海處水勢散漫。平時淺不盈尺。潮來深不盈丈。其攔江沙河口以西。有河坨一區。以南有河崗一道。平時均高出水面。潮來水深一二三四尺不等。坨崗以西。斷截處。有溝

槽一道。以東斷截處。有溝槽一道。各寬約二十餘丈。平時水深四五尺。潮來水深一丈五六尺。本地裝載數十石糧船隻。可以乘潮由溝出入。其裝載數百石糧較大船隻。不能到口。岸上有大莊窠等四村莊。其村舍寥落。居民貧苦情形。與甯河等縣相同。現於劉家河以西。繫貼河身。斜對海口。駐紮營盤。設礮臺一。共大小礮四十五座。防堵官弁九員。兵三百名。又於大營以西之邊家莊長坨莊常家窰園裏莊等處。各安設馬檢。此等查得灤州境內海口兵礮之大畧也。過此即樂亭縣界。該縣境內沿海長一百二十餘里。有海口二處。距縣城各五六十里。其一清河口。為

本河入海水道。距海二十餘里。即乾涸無水。其一臭水溝口。為溧州河支流。入海水道。潮水長落。河身寬深。均與甯河等縣海口以內情形不甚懸殊。口外各有攔江沙三道。清河口之第一道。距河十里內外。第二道二十餘里以外。第三道四十餘里以外。臭水溝口之第一道。距河口四里內外。第二道七八里以外。第三道十餘里以外。平時水淺。不能行船。潮長水深一丈三四尺。本地輕載船隻。可以乘潮過沙。重載船隻。不能到口。岸上清河口西。有村莊九處。臭水溝口東。有村莊三處。其村舍寥落。居民貧苦情形。均與甯河等縣相似。其餘村莊。距海較遠。此外附近艾家莊。

有祥雲島一處。並無居民。餘均河坨荒灘。別無洲島。現於清河口以東。緊貼河身。斜對海口。駐紮營盤。設礮臺一。共大小礮三十六座。防堵官弁七員。兵二百名。臭水溝西緊貼河身。斜對海口。駐紮營盤。設礮臺一。大小礮三十五座。防堵官弁六員。兵二百名。又於兩營相距。並上下界相距適中之古柯莊郭家莊祥雲島。剋頭港戴家鋪蘇家海等處。安設馬墩。此等查得樂亭縣境內海口兵礮之大畧也。過此即昌黎縣界。該縣境內沿海長一百餘里。有海口二處。其一浪窩海口。為灤河入海水道。距縣城九十里。其一蒲河海口。為本河入海水道。距縣城二十五里。湖水長

落。河身寬深。均與甯河等縣海口以內情形不甚懸殊。口外之攔江沙三道。相距道里。亦與樂亭縣海口沙線無異。沙脈迤邐相連。本地輕載船隻。可以乘潮過涉。重載不能到口。岸上浪窩口西。有村莊三處。浪窩口東。蒲河口西。有村莊十一處。蒲河口東。有村莊五處。居民較多。亦各網捕為業。此外皆畸零不成村落。餘均沙崗漫野。並無洲島居民。惟蒲河口之西北。周家莊之東南。另有七里海一處。其水直通海河。然形勢中流。雖甚寬闊。出入兩口。過窄。不能容船。且週圍重疊沙崗。界斷大海。情形亦不十分險要。現於浪窩口以東河灣內。正對海口。駐紮營盤。設礮臺一。共

大小礮三十座。防堵官弁九員。兵三百名。蒲河口以東。緊貼河身。斜對海口。駐紮營盤。設礮臺一。共大小礮二十六座。防堵官五員。兵二百名。又距兩營道中之北河岸。團林莊。高坨村等處。安設馬棚。此等查得昌黎縣境內海口兵礮之大畧也。過此即撫甯縣界。該縣境內沿海長二十餘里。有洋河海口一處。為東河入海水道。距縣城四十五里。潮水長落。河身寬深。均與甯河等縣海口以內情形畧同。口外之攔江沙三道。南北相距道里。東西相聯脈絡。亦與昌黎等縣無異。重載船隻不能到口。即輕載亦時形淺阻。岸上河口迤西。有村莊七處。河口迤東。有村莊二處。此

外皆畸零不成村落。餘皆沙崗綿亙。並無洲島居民。現於洋河口河灣內。正對海口。駐紮營盤。設礮臺一。共大小礮二十一座。防堵官弁六員。兵二百名。又於營盤迤西之圈里莊。蘇家村等處。安設馬搬。此等查得撫甯縣海口兵礮之大畧也。以上東路。除臨榆外。沿海州縣六。海口九。營盤二十。共管帶將弁一百四十三員。防堵兵丁四千三百八十四名。大小銅鐵礮四百七座。撞槍鳥槍刀矛咸備。內礮數有隨時酌移者。有甫經解到者。總數稍有不符。兵數現經督臣奏准。通撤三分之一。所有現存兵丁。甯河之北塘口一帶。宣化鎮總兵官石生玉。統之。豐潤之澗河口黑

沿子一帶。署督標後營遊擊劉正。統之。灣州至撫甯之劉家河口。清河口。臭水溝口。浪窩口。蒲河口。洋河口等路。山永協副將興秦。統之。其餘河口以東之秦王島。石河口。二處。屬臨榆縣。歸山海關大營統轄。所有該二處海口地勢。兵礮機宜。容等。等另摺聲明。以清汎界而便。

聖鑒。統計等。查過天津以東海口。自以甯河之北塘口。煙戶最多。昌黎之蒲河口。撫甯縣之洋河口。村落雖少。而距海甚近。較為險要。然或以江沙攔阻。或以口岸逼隘。且叢之各處。潮長水勢。總在二丈以內。逆夷大船。似難駛入。即使其多用小船。由沙線溝口。乘潮駛入內河。計潮長潮落。僅歷

三箇時辰。其順流而易於進者。必攔淺而難於退。且時屆隆冬。漫灘冰凍。所有沿海現駐防兵。請暫仍其舊。統俟明春體察事機。應減應添。再由督臣覈實奏明。請

旨辦理。其各營兵礮。等按營抽查試演。如刀矛之步伐。止齋。均甚可觀。即擡槍鳥槍。亦屬便捷。惟施放大礮。雖間有遠而準者。其中靶分數較少。推原其故。凡分置小營。皆斤量較輕。礮座。且綠營兵丁。平日習於槍而不習於礮。瞻顧礮身。之或有失閃。往往裝藥分量不足。實藥工夫不到。藥子輕重不符。遂不足以摧堅致遠。等因。於各口閱畢。逐一如法指示。並嚴飭該將備。時加訓練。俾各精嫻。請

旨。敕下直隸督臣。訥爾經額。通飭沿海各該將備。督率兵丁。留心演習。依法施放。其食藥務足分量。裝藥務臻結實。烘藥務靈。苗頭務準。總期無發不中。有敵皆摧。庶幾有備無患。上

慰我

皇上廑念海防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據僧格林沁等奏。查閱天津東路海口情形一摺。據查甯河之北塘口。昌黎之蒲河口。撫甯之洋河口。或以江沙攔阻。或以口岸逼隘。且覈其潮長水勢。總在二丈以內。逆夷大船。似難駛入。即使用小船由沙線溝口。乘潮駛入內河。而潮落亦必攔淺等語。所有沿海現駐防兵。著暫仍其舊。統俟明春由

該督體察情形。應添應減。覈實奏明。請旨辦理。至該大臣等。按營抽查。試用刀矛火槍。均屬可觀。惟施放大礮。中靶分數較少。業經逐一如法指示。並嚴飭該將備。時加操練。俾各精嫻。仍著納爾經額。通飭沿海各將弁。督率兵丁。留心習演。依法施放。其食藥務足分量。裝藥務臻結實。烘藥務靈。苗頭務準。講求不厭精詳。庶幾各臻嫻熟。足以致遠推堅。該督其實心訓練。勿負朕淳淳誥誡之至意。

僧格林沁等又奏竊擊等於道光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由山東海豐縣旋抵葛沽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前據哈琅阿富僧德先後具奏山海關防堵情形。業經降旨著照議辦理矣。現在僧格林沁等計已到關。著將該處防堵情形。詳細履勘。該處現辦事宜。果否確有把握。儘夷船駛至。能否誘之登陸。設法兜勦。大加懲創。該大臣等務須詳加察看。期於計出萬全。如有未盡妥善之處。著即與哈琅阿等悉心籌議。務求一制勝之策。奏明辦理等因。欽此。等隨由甯河縣北塘海口。沿途查閱。於十二日行抵臨榆縣界。接晤哈琅阿。悉心講求。即會同向山海關一路。查得臨榆縣沿海海岸長九十餘里。有海口二處。一為縣西南之秦王島。距縣城三十里。一為縣正南之石河口。距城十里。等詳加察看。兩處

海口情形。各有不同。即與大沽北塘兩海口情形亦異。如秦王島。高不計尋丈。屹然挺立。接連海岸。迤運深入海中。東西南三面。海水貼岸。並無灘唇。潮落亦然。近島水內。亂石如林。或隱或現。其攔江沙三道。上接撫甯。下抵關外。亦無河口。無論大小船隻。均難攏岸。島北雖有寬十餘丈。港汊一道。係海潮漫溢之水。平時水深三四尺。潮長水深八九尺。向裏十餘里。水勢散漫而止。即使逆夷小船。可以乘潮駛入。遊奕時久。勢必潮退船停。其地因平時有本地重載糧石大船。沙外住泊。為刺運小船卸載馬頭。遂以海口目之。若就形勢而論。直不得謂之海口。至石河口。為縣北

諸山山水匯歸入海水道。平時水不盈尺。惟大雨後。山水陡發。水勢較大。並潮長計之。可至丈餘。且向裏岸陡。河低潮來不及一里。即形淺阻。現又於河口拋塞輒石。並小船亦難出入。惟河口寬闊。又於流至縣南之五六里處。分作兩股。其一股從西北向縣北流去。其一股從水關向邊牆外洩去。且海口距縣城僅有十里。不得不謂之險要。按初設防堵時。秦王島。石河口。兩處。兵礮均設於濱海貼岸。查海岸距頭道沙線甚近。沙內水淺。為夷船所不能到。沙外相距過遠。又為我礮所不能及。今經該都統哈琅阿將兩海口濱海礮座。向裏移設。距海岸四里許。另築土壘。以

冀夷人上岸。陸地施放轟擊。所有綠營官兵。現移於石河口分流處所一帶。以八小營聯為兩大營。犄角駐紮。又於大營以東。駐紮滿洲營盤。大營以西。駐紮吉林營盤。弩等隨於次日點驗兵礮各械。共駐吉林官兵一千二十五員。名。阿勒楚喀副都統倭克精額。統之。滿營官兵二百二十一名。山海關協領塔清阿。統之。綠營官兵二千一百六十九員。名。開州協副將向榮。統之。共設大小銅鐵礮二百二十一座。擡槍鳥槍刀矛咸備。弩等即先演試。安設大礮食藥結實。凡礮子較小者。均用軟紙層層糊裹。乾後體質極堅。俾大小與礮膛間不容髮。以故出礮無不迅疾洪亮。

致遠摧堅。其埋伏小礮。號旗一揮。就土壘內填然震起。倉猝莫辨方向。其速戰陣聲勢聯絡。步伐整齊。礮車演習尤精。法以二十人挽運八百斤大礮五座。每礮載之以車。隨陣挽拉。行走迅速。與擡槍鳥槍。連環施放。甚屬聯絡。滿營鳥槍。綠營擡槍鳥槍。復經李等各點出數十名校閱。均熟而有準。中靶在七八分以上。吉林兵人尤驍健。隊亦整嚴。其原設兵礮之秦王島。石河口。濱海處所。各設瞭望兵十名。按日分班。由大營更換。又於岸北各村。安設馬撥。海上但見夷船北駛。即飛報大營。往前攻剿。以上情形。該都統布置極為周妥。調度甚合機宜。似無可另行籌畫。惟據

等查看調到吉林官兵營盤內皆係單布帳房現在天氣
嚴寒海風尤勁殊難棲止查天津大沽以及山海關等處
海口駐紮兵丁帳房均以蘆蓆搭蓋窩鋪尚足以禦風雪
所有吉林官兵帳房相應請

旨飭交督臣轉飭地方官一律辦給蘆棚用示我
皇上一視同仁至意又等間看吉林馬隊時竊見人皆年富力
強惟馬匹率多疲瘦馳驟不力詢之副都統倭克精額據
稱此項馬匹係奉文在大凌河收羣內揀選緣該處馬生
劣未經驗過者多以致揀挑馬內不無疲軟又山海關領
馬內亦間有臃瘦不適乘用者等查統計吉林官兵一

千二十五員名。領馬一千二十五匹。內大凌河馬疲瘦不堪用者二百三十五匹。山海關馬疲瘦不堪用者二十九匹。又倒斃馬十三匹。共二百七十七匹。伏思吉林官兵得力專在馬隊。非士飽馬騰。無以收衝突之功。現值防堵喫緊之際。未便遷就。應一併請

旨。敕下督臣於直隸營馬內。先行如數撥換。其換下馬匹。分別飭令原處領回歸牧。以昭覈實。而肅軍政。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履勘山海關防堵情形。布置極為周妥。調度甚合機宜。朕心頗慰。惟該處吉林官兵營盤內。皆係單布帳房。天氣嚴寒。殊難棲止。昨據訥爾經額。胡超奏

大沽北塘兩處。除有兵房土房。可以儘令各兵分勻居住外。其餘弁兵。及陝西兵二千。均用秫秸編簾。塗以厚泥。遮護帳房。並量予薪炭。以為向暖之需。至山海關留防之兵。亦據訥爾經額函商哈琅阿。並札飭地方道府。一律妥為安頓。吉林官兵。事同一例。著訥爾經額。哈琅阿。迅飭照此辦理。俾人皆挾纊。蓄銳養鋒。明春可資得力。至吉林馬隊。人皆年力富強。將來可收衝突之效。惟所備馬匹。率多疲瘦。茲據僧格林沁等。查明大凌河馬不堪用者。二百三十五匹。山海關馬不堪用者。二十九匹。又倒斃馬十三匹。均著訥爾經額。於直隸營馬內。先行如數撥換。其換下馬匹。分別飭令原處領回收放。明歲春融。尤當多備馬匹。

恐臨時尚有撥換之處。務當嚴飭各營。趁早飼養。一律臙壯。毋致誤事。將此各諭令知之。

不。僧格林沁等又奏。等查閱北塘礮臺時。除演試槍礮刀矛外。據總兵官石生玉面稱。該營尚製有火箭。火彈。火瓶。噴筒等火具。專備攻擊夷船之用。等語。逐項演試。其火箭。頗能致遠。惟外約箭筒。尺寸甚長。內繫藥線多條。體笨而重。用逆。似便於設伏。不便於對壘。火彈之用。未見十分猛烈。量予內惟火瓶。噴筒。拋放較靈。甚為適用。微嫌火瓶式樣。係照舊。常用砌牆之沙板。瓶。尺寸成造。未免限於體重。拋擲不能甚遠。揆之於理。此等戰具。原無定格。莫若改為四五寸見

方則隻手平擲。可以輪轉而出。或再繫以短繩。持繩拋去。同一落船。撞出火焰。當益遠而得力。又據該鎮面稱。並募得本地習水民人二十名。人各小船一隻。每人每日支給工食制錢一百五十文。現在操練備用。弩等隨會傳集驗看。詢稱均係本地民人。素習水性。打雁為生。每值打雁時。駕船出海。船載三四十斤鐵銃二。不用篙槳。人伏水面。推船而行。推至雁羣聚集處所。或十船五船。一律排齊。胡哨一聲。羣雁驚起。就中眾銃齊發。一發可獲雁以百十計。本地因呼之曰雁排子。弩等即令設立排靶。當場演試。竟能銃無虛發。發無先後。弩等因思明歲夷船果敢北上。岸上

兵礮亦足壯聲威。特慮其住泊海口。不進不退。窺伺我兵。亦不得不豫籌水陸交攻之計。現在天津海口。縱兵力厚。集宜於陸而不宜於舟。卒等愚昧之見。莫如就此項打雁。民人內。廣為招集。充作水勇。亦足備現在募兵之用。第招集後。若專恃其鐵銃。為力甚小。原不足以制大船。擬以二人管駕一船。以五船聯為一排。用三船裝載硝磺柴草。船頭船尾。牢拴短粗鐵練。練頭貫以四五寸長鋼釘。各帶鐵錘一柄。用二船裝載火甄多塊。於天陰月黑時。派定五排十排。甚至數十排百餘排。分投暗出。篙槳無聞。直抵夷船附近。先以火甄船撲向該夷船頭。儘力拋擲。倉猝之間。全

船夷人自必齊向船頭救護。不及瞻顧船尾。趁便以硝磺船繫傍夷船後尾。以釘釘住。點燃火種。即棄硝磺船。由水奔赴火輓船。十人合駕兩船。早辨歸路。如小船初抵大船時。夷人以刀矛就近擊刺。於船底避之。更此退彼進。以擾之。迨小船既離大船後。夷人以大礮向遠轟擊。即翻轉小船。就水中避之。更或在船下。或在船傍。此出彼沒。以疑之。如此設措。在我可收以小剋大之功。在敵定受務遠略近之患。亦攻勦中之一法。果能得手。焚其巨船數隻。夷人縱冥頑不靈。當無不懼而思退。退而求息。斯事機稍易措手。惟小民趨利若鶩。是必厚集人力。以鼓其氣壯其膽。再重

給工食。以立其命。恤其家。俾知幸而成功。身家有秩祿之顯。不幸而敗事。子孫無凍餒之虞。夫然後用之。偵探。用之。攻船。但許進不許退。務期圖功效命。不得忘義偷生。自無不奉令承教。如此而有不摧之敵。不毀之船。當亦理勢所必無也。然擒成一鼓。斷非二十人所能。約畧計之。當百倍其數。乃能有濟。竊等因詢之該地方文武。能否廣為招集。據稱本地海上操業者居多。尚可廣為招致。惟限於錢糧。不敢輕舉。竊等以為當無事時。一銖一粟。皆有常經。現值減此朝食之秋。既有此項民勇。可供驅策。與其任其閒曠。徒齎羊犬之招徠。曷若早事羈縻。先固吾民之志氣。此又

外控內維。一舉兩得。所當審其輕重者也。伏乞

敕下直隸總督訥爾經額。轉飭該鎮道等。廣為招募。俾收實效。於

攻勦似有裨益。

諭軍機大臣等。據僧格林沁等奏。查閱北塘防守情形。該處現募
有習水打雁民人二十名。設立排靶演試。銃無虛發。請廣為招
集。充作水勇等語。此項打雁民人。既經該大臣等當場演試。足
備募兵之用。著訥爾經額。即照該大臣等所議章程。以二人管
駕一船。以五船聯為一排。裝載硝磺柴草。製備鐵練鋼釘鐵錘
等項器具。於今冬無事之時。廣為招募。多備船隻木筏。勤加練
習。以備明春之用。並著遴派參遊以上大員。管帶彈壓。如差委

乏人。即著奏明請旨。原片著鈔給閱看。

掌廣西道御史龔文齡奏。竊惟防夷之法。在乎堅守要害。第一福州海口。以五虎門為門戶。一進口門。金牌實為扼要。重計。關臺隘。防守緊嚴。庶以建輔車而固唇齒。臣近聞福州籌辦海防。自城廂內外。及臺江以下。近郭則處處設兵。而於金牌要害之區。防堵轉形鬆懈。似此藩籬自撤。萬一夷匪突入。順流長驅。誠為足慮。如七月間青嶼疏防。廈門隨失。是其明驗。查金牌江面。雖寬一百餘丈。而中多礁淺之處。僅容大船二三隻。可以通行。金牌對面。為長門兩山。皆可屯兵設礮。據此要害。則鎖鑰既固。內可以保省垣。外可以

保屬邑。事半功倍。莫便於此。請

旨。敕下閩省督臣。悉心籌畫。於金牌長門兩處。設營置礮。募該處
鄉村壯丁有家室者。團練充補。則彼知同仇敵愾。即以自
保其身家。忠勇之氣。尤為可恃。至兵額難於議增。似可於
各營通融裁撥。

諭軍機大臣等。據御史龔文齡奏。福州海口。以五虎門為門戶。一
進口門。金牌實為扼要。近聞籌辦海防。處處設兵。而於金牌要
害之區。防堵轉形鬆懈。金牌江面。雖寬一百餘丈。中多礁淺之
處。僅容大船二三隻。對面為長門兩山。皆可屯兵設礮。事半功
倍等語。防夷之法。自以扼要為先。如能據險設防。則兵力以少

勝多。不致顧此失彼。據該御史奏。該處江面雖寬。中多礁淺。對面兩山。皆可屯兵設礮。果如所言。有險可據。何以不設重兵。以固唇齒。是否未經詳查形勢。抑兵丁練勇。不敷調撥。或該處竟難以設法屯兵。著怡良。劉鴻翱。詳細查明。妥議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各諭令知之。

辛未。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齊慎。兩廣總督祁項。廣東巡撫梁寶常。竊查廣東自虎門失守以後。獅子洋內。不得。不以省河為屏蔽。向來大小船隻進省。由黃埔分兩路而入。東北一路。如獵德。二沙尾。南路如滘滘。大石等處。均已設法堵塞。將次工竣。續又查出由蕉門入省。另有潭洲。

登洲三山濬石壁等處。港汊紛歧。誠恐逆夷見他處均已堵塞。轉於此處乘潮駛入。潛來掩襲。不可不加重嚴防。以臻周密。岑等公同籌畫。所有潭洲登洲二處。已分撥壯勇防禦。其石壁河面。現據紳民雷耀廷等稟請捐貲設立水柵。當即批飭趕辦。其三山濬河道。亦經委員填塞。此外如登洲福壽圍地方。俱屬要隘。或建築土堡。或添修礮臺。均須次第興辦。以期密益加密。其填河之法。先俱用木椿。填以碎石。被潮水冲刷。易於搖動。現復用梅花椿。以竹纜攔擋。加添巨石。可期經久。又據已革總督周天爵創造大木籠。橫長二丈。高丈餘。內盛大石塊。排成梅花式。在黃埔涌

三山等處間段分置河內重而且堅不致阻遏水道該革員承辦一切極為得法實於軍務有裨至近日逆夷情形現據署大鵬協副將賴恩爵稟稱查明外洋香港及潭仔洋並內零丁洋等處共有曠夷兵船十六隻又火輪船一隻往來不定又據水師提臣報稱時有大三板夷船在海面四處游奕係聽信漢奸浮言探聞省河建臺塞路是以攔截石船不許載運十月間曾有逆夷三板船駛至赤滙角海面將載運石料船隻焚燒四隻撞沉一隻又據澳門同知香山縣知縣稟報屢有該逆火輪船在尖沙背裙帶路又有三板船在香山縣屬掛碇洋面往來游奕各等情

李等伏思逆夷狡詐異常。現以香港為通逃淵藪。而浙江已蒙

命將出師。一經勦辦。則該逆大幫夷船。必致竄回廣東。再圖滋擾。且該逆以貨船改作兵船。又另造小快船數十隻。其心尤為叵測。李等惟有激勵兵勇。並上緊填塞省河。趕辦礮臺礮位。以期有備無患。仰副我

皇上慎重海疆之至意。

奕山等又奏查各省兵丁。奉派出師粵東。歷今十月之久。現奉酌留軍營。雖有月支鹽菜口糧銀兩。粵東食物昂貴。所費不貲。時屆冬令。衣裝單薄。無以禦寒。李等公同籌議。

所有兵丁每名除借銀三兩外。加賞銀一兩。以示體恤。其各營將領員弁亦酌量借給養廉銀兩。飭令藩司照數發給。仍將借過銀兩數目分別移咨各該省。在於各營將領員弁兵丁應得俸餉項下分季扣還歸款。庶弁丁不致拮据。而帑項仍歸有著。

祁墳梁寶常又奏竊臣等於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九月初十日奉

上諭。御史殷德泰奏請招集漁戶。團練壯勇一摺。據稱各省沿海一帶。率多蠻戶漁人。若能招集。使為我用。是海疆多一水勇。即逆夷少一漢奸等語。此輩漁戶人等習處海濱。良莠不一。其安

分者。固可藉資禦侮。而桀鷲者。亦恐別滋事端。該御史請編隊設伍。課其勤惰。與以獎勵之處。是否可行。即著體察情形。妥議具奏。欽此。伏查兵之衛民。恆不若民之自衛。是以撤兵募勇。分鄉團練。並公同商議。即海濱各漁戶。如有可用之人。以至搶竊為匪。及曾作漢奸者。若能洗心向正。亦未嘗不可招令回歸。為我驅使。曾將辦理情形。先後奏

聞在案。數月以來。購覓眼線。同赴海濱。剴切曉諭。招撫。並宣示皇仁。許以自新。俾得立功自贖。旋將黎進福。梁零石。玉勝等。先後招回。經臣等俯加獎勵。酌賞頂戴。該漁戶漢奸人等。聞知免罪。並准立功報效。陸續報回者。統計先後共有三千餘

名。臣等隨時會商。仍分置虎門之外。酌派員弁。督同頭人。管帶稽查。分別酌給口糧船價。頭人則從優加賞。以備臨時調用。此臣等現在招集漁戶。漢奸之辦理情形也。伏思此項漁戶。生長海濱。與逆夷往來。惟利是圖。現在招之使來。勉其出力報效。供我驅策。原係醫者急則治標之意。究之蹤跡靡常。心性無定。此刻見招而來。聚之不難。而將來事竣之後。散之匪易。臣等公同商酌。事竣之時。擇其實能立功。忠實可用者。由臣等按其勞績大小。將各頭人開列姓名。據實奏明。請

旨格外從優鼓勵。其次收入行伍。俾得食糧效用。餘者量為賞賚。

妥為散遣歸農。即有不安本分。再行滋事者。仍可隨時查拏究治。臣等惟有實心實力。隨時體察情形。詳妥辦理。務期有濟實用。不致滋生流弊。以仰酬

聖主軫念海疆。消除邊患之至意。

祁墳等又奏。查粵省各處要隘。港汊紛歧。自虎門入省河。其路有三。一由新造三元岡。穗石白泥涌。大石。滘濠。至大王滘。一由魚珠烏涌。黃埔圍邨。獵德。至二沙尾。一由蕉門。潭洲。登洲。三山等處。逸赴大通濠。均為入省要路。統計隘口三十餘處。皆須分布壯勇。以資堵禦。自本年七月以後。南番兩縣所屬各鄉。雖已先後團練壯勇五萬餘名。有事

則互相救援。無事則仍安農業。然各保各鄉。不能遠應。調遣。其相距各處要隘較近。可聽調用者。僅有數千餘名。不敷分撥。且夷船來去靡定。防守要隘。必須晝夜巡邏。而各邨臨時聽調之鄉勇。又不能常川駐防。是以前經奏明另募壯勇。分撥防守。現計陸續招募。共有三萬餘名。協同留防官兵。布置水陸要隘。每處或一千餘名。至數百名不等。均經委員督同紳士管帶。惟此項應募者。俱係潮州香山順德東莞等處之鄉民漁戶。與省城各鄉。自行團練者有間。該壯勇遠道而來。願效前驅。防守要隘。未便令其枵腹從事。自應查照奏定章程。分別水陸。均於設防之日起。給

不實予口食銀兩俾得踴躍效命。至各鄉團練之壯勇內各保
兼以鄉村者均係自行捐辦無須給發口糧其可聽調用者俟
臨時調用再行給發以節糜費。臣等仍不時親往校閱課
其勤惰與以獎勵。至沿海各州縣業經臣等札飭各該地
方官剴切勸諭紳士鄉民照省城辦法分鄉團練。惟土堡
尚未修建齊全。現在欽奉 諭旨。又經飭諭各地方官督率沿海村莊居民處處仿照辦理務
使聲勢聯絡藉收眾志成城之效。並防堵情形一摺。據奏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填塞省河要隘並防堵情形一摺。據奏
獵德等處均已設法堵塞將次工竣。續又查出潭洲等處俱屬

要隘。均須次第築堡修臺等語。逆倭犯順以來。從未大加懲創。近則大幫逆船。自閩入浙。粵東存船無幾。正可乘機勦洗。屢經諭令該將軍及時進兵。收復香港。以期少贖罪戾。此次奏報。仍止填塞省河。一切勦辦機宜。未提隻字。豈朕命將出師。專為堵塞省河而作。豈不貽笑諸夷。況據奏稱外洋香港。及潭仔洋並內零丁洋等處。夷船十六隻。又火輪船一隻。往來不定。並聞省河建臺塞路。膽敢攔截石船。焚燒撞沈。並在香山縣屬挂碇洋面遊奕。桀驁情形。殊堪髮指。總緣該將軍等坐擁重兵。一籌莫展。以致逆夷日形猖獗。現在奕經等即日抵浙。一經勦辦。難保不竄回廣東。再肆滋擾。該將軍等若趁此北風司令。逆船勢分。

之時。相機奮擊。使之首尾不能相顧。則浙江勦辦。亦可易於蕨功。若復觀望遲延。擁兵株守。設使將來大幫逆船。竄回廣東。或另擾他處。該將軍等。自問當得何罪。又另片奏。兵丁每名懇加賞借銀一兩。各營將領員弁。酌給養廉。飭令藩司發給。仍移咨各該省。在應得俸餉項下。分季扣還歸款之處。著即照議辦理。又祁墀。梁寶常奏。招集漁戶漢奸。妥為安置一摺。據奏陸續投回。統計三千餘名。分置虎門之外。酌給口糧船價等語。此次招徠漢奸。令其立功贖罪。開其悔過之忱。原係格外從寬。權宜辦理。冀收以賊破賊之效。若仍按兵不動。則此項漁戶漢奸。盡歸無用。所給口糧船價。全屬虛糜。且若輩心性靡常。見利即趨。此

時雖見招而來。安保不仍被誘而去。著奕山。齊慎。會同祁項。梁寶常。將所招漁戶漢奸。悉心體察。其實有才能可用者。不妨從優賞賚。勸令立功。儻不安本分。再行滋事。即應隨時查拏。從嚴懲辦。此外人材軟弱。不堪訓練入伍。及臨時不足供我驅遣者。即編入戶冊。妥為安置。毋令別滋事端。該將軍等務即通盤計較。其應如何分別留用。及早為解散之處。迅速妥議。據實具奏。至另片奏防守壯勇三萬餘名。請於設防之日起。給予口食銀兩一節。著照議辦理。惟兵勇必有實用。庶帑項不致虛糜。奕山。齊慎。均係特簡大員。祁項。梁寶常。均有地方之責。應如何愧奮圖功。剋期奏績。儻仍自甘庸懦。置若罔聞。經年累月。一無所布。

惟知填河而已。豈大清臣子之所為。且填河必能保其能阻逆舟耶。朕惟有執法從事。不稍貸也。懍之慎之。

祁墳等又奏。竊照粵省籌辦夷務。經前署督臣琦善奏奉諭旨。無論地丁關稅。准酌量動用。作正開銷等因。臣祁墳抵任後。即經會同撫臣怡良。於四月二十四日。將提用過藩庫銀四萬兩。關庫銀四十八萬四千兩。運庫銀三十萬兩。並江西解存韶關軍需餉銀二十五萬兩。計統共用過銀一百七萬四千兩。專摺奏明在案。自四月以後至今。截至十月十五日止。計又用過由江西藩庫解存軍需餉銀一百六十七萬一千兩。連前用過數目。合計共用銀二百七十四

萬五千兩。內除動用藩關運三庫銀八十二萬四千兩外。計動用江西藩庫解來軍餉銀一百九十二萬一千兩。合計江西藩庫及贛南道並廣東南韶道庫尚存軍餉銀一百七萬九千兩。以待陸續提解備用。現在尚不至支絀。惟查夷船現雖退出虎門。分往各省。而粵東籌備防堵。如趕鑄礮位。建復礮臺。以及堵塞河道。修造師船。並支發留防官兵。雇募水陸各勇口糧。一切事宜。費用仍屬不少。極力撙節覈計。每月總須用銀二十餘萬兩。且竟有逾三十萬兩之時。本省藩關運各庫銀款。除先經動用暫緩撥還。其實存在庫銀兩。均須留省備支。不能再行提撥。所有一切

口糧經費。約計所存軍需餉銀一百七萬餘兩。即無意外之需。亦僅可支三四月之用。若不早為籌備。恐臨時支絀。致誤事機。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再撥發銀一百五十萬兩。以備支用。再查粵海關庫。現在收到稅銀五十餘萬兩。明年二月屆滿關之期。即須解京。可否將此五十萬兩。一併截存廣東省。備支軍餉。以免往返解運之煩。伏候

諭旨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和碩等奏。請再撥軍需。及截留關餉一摺。據稱現在籌備防堵。約計所存軍需餉銀。僅可支三四月之用。請再撥

發銀一百五十萬兩。並請將粵海關庫現存稅銀五十萬兩。一併截存備支等語。著戶部建議具奏。廣東自軍興以來。不惜帑金。撥給備用。原期捍患禦侮。迅藏大功。乃合計動撥軍需。及藩關運三庫銀。已至二百七十餘萬兩之多。於夷務仍毫無所濟。該督撫身膺重寄。虛糜國帑。撫衷自問。何以克安。現在復因防堵緊要。豫請撥發備用。朕已如所請。飭部議撥。該督撫稍有天良。必當覈實支銷。力加撙節。並將現辦防勦各事宜。認真督辦。務期大功迅藏。帑不虛糜。毋再遲延。致干罪戾。

丁丑。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照浙省海口數十處。除甯波之外。以嘉興府所屬之乍浦。為商賈馬頭。海船萃聚。此外

溫台等處商船雖少而民間多以採捕為生俱有漁船出入各該處土著窮民及閩粵等省流寓之人或習操舟或業網捕其生計皆在海洋又有挑擡貨物之腳夫以起運客貨為業全賴商販往來方獲微資餬口計浙省海濱各處此三種人不下數萬平昔洋面靜謐若輩各謀所業事畜有資地方藉以安帖上年六月間倭逆入浙滋事前撫臣烏爾恭額奏明封港商漁船隻一概不准出入凡舵工水手漁戶腳夫悉皆失業數月之後坐食一空饑寒交迫

前

欽差大臣伊里布訪悉情形誠恐內地別滋事端即於十月間奏

請開港。以弭內變。本年二月間。京口副都統海齡復請封
禁。奉

旨飭議。又經臣與前

欽差大臣裕謙議。請毋庸封閉在案。嗣八月間。夷船廣至。裕謙恐
有漢奸溷跡。復通飭各屬。於是月十一日封港。迄今又歷
三月。商賈不通。本省之貨物。日久停滯。朽蠹堪虞。他省之
貨物。日漸缺乏。騰貴滋甚。商民已屬交困。而舵工水手。漁
戶腳夫。本鮮家業。久失生涯。其困苦尤甚。臣等前於封港
之時。即飭各屬將舵水人等。選充鄉勇。藉以安插。然人數
甚眾。經費有常。祇能將強悍壯健者。酌量選用。其不堪收

養者。為數尚多。茲據駐防乍浦之杭嘉湖道宋國經。以十月以來。舵水腳夫人等。屢次聚集多人。在該道及乍浦副都統長喜等處。籲求開港。並據各牙行聯名稟懇。情願公同具保。該道等雖再三諭禁。而體察輿情。實屬萬分窘迫。在失業之人。怨咨交作。恐釀他故。又據溫處道陶士霖。轉據玉環廳及永嘉瑞安等縣。以沿海窮民。嗷嗷待哺。若日久封禁。必致羣聚滋事各等情。先後呈請開港前來。臣查浙省地處瀛壖。人多逐末。細民之謀利於海洋。不啻農民之資生於田畝。而海洋之不能營趁。即如田畝之忽值災荒。若不亟予調停。若輩實繁有徒。實難望其安貧守困。不

惟作奸犯科。勢所難免。並恐其互相糾結。或有內亂之虞。且由各省來浙之商船。久未進口。更恐逆夷在洋。潛行裹脅。為其所用。該道等聲請開港。實亦安內靖外之一端。現在江蘇上海縣海口。業已奏准將商船照舊放行。浙省事同一律。未便辦理兩歧。惟逆夷現據甯波及定鎮兩縣。難保無漢奸四出窺伺。若不嚴加稽察。恐有奸細混入。並恐舵水漁戶。出洋接濟勾結。臣與司道等逐加籌議。所有浙省乍浦及溫台等處。商漁船隻。應請准其照舊出入。俾貨物流通。商民無虞坐困。而窮黎均得各謀升斗。藉以消患未萌。仍令各地方官。協同守口員弁。實力稽查。凡出口商

人及所雇舵水均令各牙行聯環互保實在清白安分者
方准放行其所帶貨物並逐一細加盤驗不得私帶硝磺
銅鐵亦不得多帶淡水米糧以杜接濟其進口商船祇准
在外洋停泊將船上貨物及舵水各數報明牙行轉報守
口各員赴船查驗果無違禁之物再用小船剝運入口小
船上水手不得過三名仍各給予腰牌以便進口時照牌
點驗並令白晝剝運至晚即行停止各水手於銷完貨物
之後即回本船住歇不得在岸逗留以免混雜至出口漁
船亦責令埠頭行戶具結互保令其各在本境內洋採捕
不得遠赴外洋其出入點驗之法悉照商船之例辦理仍

令該管道府嚴密稽查。如員弁牙行人等保結不實。查驗不周。以致漢奸潛入內地。及匪徒出洋。與夷匪勾通。即一併從嚴懲辦。庶通商恤民之中。仍寓杜弊察奸之法。於綏輯地方。防範海口。兩無偏廢。

諭軍機大臣等。據劉韻珂奏。海口封閉日久。商民失業。請照舊開港。並酌定稽查章程等語。浙江省乍浦等處各海口。商船出入貨物流通。貧民得資餬口。既據該撫奏稱。該處舵水人等屢次籲求開港。自宜俯順輿情。所有乍浦及溫台等處。商漁船隻。均著准其照舊出入。仍責成各地方官。協同守口員弁。實力稽查。其令各牙行聯環互保。並查驗違禁各物。各給腰牌。以免混雜。

及漁船責令準頭行戶具結互保各章程均著照所議辦理惟逆夷詭計多端海口奸民嗜利往往為其所用儻該夷雇覓商船裝載漢奸令其溷入港內然後乘機竊發出我所備之外又將何以應之總宜先事密籌無微不至勿墮詭計其江蘇上海縣海口前經降旨准其開港與浙江事同一律著奕經特依順文蔚會同牛鑑劉韻珂嚴飭兩省各口文武員弁密查出入船隻毋得稍有疏虞庶於通商恤民之中仍寓防弊察奸之法將此各諭令知之

劉韻珂又奏竊查軍需則例載軍營一切官兵夫役餘丁站夫人等應支口糧內空名餘丁跟役按照糧價運腳所

費。量為減折給發。其實在官兵丁役站夫。如有情願折支者。臨時的量米價運道。定價給發。又註云西陲案內。無論遠近。概以每石八兩折給。四川軍需案內。空名餘丁。不分遠近。概以六兩折給。官兵人等。係加增折給等因。細繹例意。蓋以官兵夫役人等。例支鹽菜。為數無幾。若適遇物價昂貴之時。未免不敷應用。故將應支口糧。設法變通。合糧價腳費兩項。並算折支。以資調劑。在各兵於糧價之外。兼支運費。領項稍豐。既可免於支絀。在官則採運糧米。本需價腳之資。今移以折給兵丁。與支應本色用款相同。並無浮溢。是以特設專條。於體恤卒伍之中。仍寓節慎財賦之

意立法極為周密。浙省自上年軍興以來。先後調集鄰省本省官兵。赴各海口防勦。凡例應支食口糧之兵丁。除願支本色外。其願支折色者。經前撫臣及各
欽差大臣。飭令糧臺。覈算糧價運費。照軍需則例折給。至本省三百里以內。官兵例無支食口糧明文。臣前此議奏之時。請照浙省成案。每名日給銀二分。前
欽差大臣裕謙。以該兵等枕戈露處。與外省官兵。初無二致。乃所領之款。彼此迥異。情殊向隅。諭令委員。將三百里內調防各兵。及鎮海等處。本營兵丁。每名日給制錢五十文。以資口食。嗣該大臣至乍浦。查看防堵情形。因該處本營防兵

並無口糧。復奏明照鎮海等處章程。按日給與錢文。以昭畫一。此浙省自上年六月。至本年八月。折給各兵銀錢之源委也。至各屬招募鄉勇水勇。臣前議照兵丁支給鹽糧。並給安家銀兩。內水勇一項。多係沿海漁戶。及商船中舵工水手。裕謙等因其熟習海洋。飭令地方官。及委員多方雇覓。以資堵剿。該勇等平日在洋操舟網捕。所獲之工資等項。多於兵丁支食之鹽糧。若非給予重資。鮮肯應募。裕謙又酌定每名日給錢三百文。並給安家銀十兩。以期收集敢死之士。藉資遣用。此又浙省雇募水勇價值之緣由也。然各兵平日除操防之外。尚可別執藝業營生。自經奉

調戍守。無論遠近。悉皆棄其所業。雖經設法調劑。而其所領之資。終不如其平時之所入。當調防之始。各兵尚可勉強支持。為日既久。無不力盡筋疲。臣前在鎮海軍營。親見各兵面目枯槁。衣履不完。深恐兵心不安。或滋他故。時以好言撫慰。冀圖固結。然私心總以各兵之窘迫為可虞。及至定鎮甯波。相繼失守。杭湖等府。復疊被水災。各兵充晝防夜巡之役。值米珠薪桂之時。加以霖雨連綿。風寒徹骨。海濱斥鹵。陰溼侵人。其困苦情形。更有目不忍觀。耳不忍聞者。夫該逆竊據甯波以後。陸處者占處室中。水宿者安居船內。擄米糧牲蓄以為食。掠銀錢衣服以為用。以視我

兵之棲息於帳房。巡防於海濱。餐則粗糲。而用無餘資者。相去何啻霄壤。此固不待於攻戰而強弱已分者也。溯查嘉慶十八年。滑縣軍需案內。原任直隸督臣溫承惠奏請。每兵日給銀一錢五分。此次奉調陝西吉林兵。赴山海關防守。督臣訥爾經額。亦請每兵日以一錢五分給發。今浙省防禦日久。逆夷逼處。兵艱食貴。甚於直隸。而各兵領項。轉不如直隸之優。似不足以固兵心。而作士氣。惟浙省兵數眾多。若竟照直隸奏定折支之數請給。則需項較繁。亦非搏節經費之道。臣與司道等。按照現在物產價值。通盤覈算。於恤兵之中。力求節餉。擬以各兵未出曹娥江以前。

外省者連口糧鹽菜兩項。每名每日折支銀一錢二分。本省三百里外者。連口糧柴薪兩項。每名每日折支銀八分。三百里內。及在各本境防守者。並外省本省各兵餘丁跟役。均每日折支銀五分。各兵已過曹娥江以後。逼近賊鋒。且涉歷重江。與出邊口無異。無論外省本省。均照例每月加給銀四錢。如此分別辦理。雖較定例不無稍增。而覈之直隸。請加之數。尚屬大有節省。至本省各營員。防守經年。其困頓與各兵無異。亦請按品給與鹽糧。並給跟役。俾資辦公。又浙省前當鎮海失守之時。重兵悉潰。守備空虛。經臣奏明委員至餘姚一帶。不惜重資。雇募鄉勇。遣往曹娥。

江一帶防守。嗣又經前任藩司鄭祖琛等。委員至台州等處招雇。此外各要隘。亦飭屬添雇嚴防。維時事勢危急。需勇甚迫。而南方風氣柔弱。應募寥寥。其膽力較壯。願附戎行者。又皆索增傭值。方肯受雇。臣即查照裕謙所定錢數。每名日給錢三百文。其安家一項。裕謙不分遠近。概給銀十兩。臣復酌加區別。定以雇自鄰境。實在技藝超羣者。仍給銀十兩。若在本處就地雇募。酌減一半。以節糜費。將來大兵進剿。如須雇勇協助。以及各海口防兵單弱。應行添雇之處。亦即照此分別酌給。俾令踴躍。惟有仰乞

天恩。俯念

國之大事在戎。人之養生在食。曲加優恤。准子酌加。俾萬眾

感

恩。三軍用命。以伸

天討。而奏膚功。如蒙

俞允。俟事竣之日。按款覈實報銷。臣仍督飭經理各司道。隨時認

真稽覈。不使稍有冒濫。

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奏兵勇領項不敷食用。請援案酌增一摺。浙江省調防海口各官兵。節經劉韻珂等奏准分別折給口糧。並給與錢文。以資口食。茲據該撫查明該兵丁等在防日久。情形困苦。自應量加調劑。以固兵心。所有現在調防各兵。准其將

未出曹娥江以前。外省者連口糧鹽菜兩項。每兵每日折支銀一錢二分。本省三百里外者。連口糧柴薪兩項。每名每日折支銀八分。三百里內。及在各本境防守者。並外省本省各兵餘丁跟役。均著每日折支銀五分。其已過曹娥江以後。無論外省本省。均著照例每月加給銀四錢。在防之本省各營員。亦著按品給與鹽糧。並給跟役俾資辦公。至所雇鄉勇。請酌給錢文。並安家銀兩。亦著照所議辦理。以示體恤。統俟事竣之日。按款覈實報銷。該撫務當隨時查察。毋任稍有浮濫。以歸搏節而收實效。

戊寅。杭州將軍奇明保。浙江巡撫劉韻珂。杭州副都統恆興奏。竊臣劉韻珂於本月十七日。接據餘姚縣知縣彭崧

年管帶鄉勇委員衢州府司獄林朝聘稟稱本月十五日有逆夷火輪船一隻杉板船三隻自甯波駛至縣屬之蜀山渡開放槍礮該處防守鄉勇不能堵禦逆船直向內關於是日申刻駛至離城三里之東嶽宮停泊等情臣劉韻珂以該逆自占據甯波以後曾於九月間闖入餘姚城當時即行退出以後雖時至慈溪奉化等縣窺探並未出擾今駕火輪杉板等船開放槍礮直抵該縣城外情殊巨測縣城雖派有兵勇二千餘名在彼守衛惟人多懼怯能否抵禦難以豫定當即飛咨提臣陳階平余步雲並飭駐守曹江之前任福建藩司鄭祖琛就近撥兵應援嗣又接該

縣等稟報。是日酉刻。該逆又續至。火輪杉板及釣船十餘隻。與前泊各船一併逼近城垣。有夷匪六七百人。蜂擁登岸。分占鳳凰山等處。勢甚危急。請即撥兵救護。並據鄭祖琛以探聞夷匪共有二千餘人。恐縣城兵單難禦。已在曹江防守鄉勇內酌撥一千一百餘名。派員帶往策應。提臣余步雲亦函稱在上虞縣下壩及餘姚分水港等處駐紮各兵內酌撥一千一百餘名前往應援各等情。臣劉韻珂以逆夷人數較眾。且業已登岸。勢殊猖獗。鄭祖琛與提臣雖已分撥兵勇前往。該逆兇跋甚張。誠恐尚難抵禦。自應由省再行添派援兵。惟省標滿綠各兵祇數分守城池。及

巡邏錢塘江之用。團練之義民沙民。祇能在省自相保衛。不能調赴他處。其自省至海甯州之尖山海口。袤延百餘里。前派壽春湖北兵二千名。分駐防守。尚形不足。本難調動。第此次餘姚需兵甚急。又不能不酌撥往援。不得已。在壽春兵內抽兵四百名。飭令該營遊擊嵩山帶領前往。詎各兵正在起程。復據鄭祖琛及上虞縣探報。餘姚縣城。已於十六日辰刻。被逆夷攻破。守城兵勇。均已潰散。該署縣彭崧年。不知下落等情。臣等接閱之下。不勝憤懣。伏查餘姚地處曹江之外。密通甯波。境內又無可扼之險。自定鎮甯屢次陷沒。人心渙散。士氣萎靡。守禦本非易易。臣劉韻

珂於該縣前被逆夷闖入。措內業經縷晰陳明。自該逆退
回甯波之後。臣劉韻珂以該縣為甯紹通津。必須嚴加守
衛。以資控扼。節經移咨提臣等。派撥江西及本省兵一千
餘名。又雇募鄉勇八百餘名。在城內防守。並於城外之分
水港等處。及連界之上虞縣一帶。分駐兵勇。以為聲援。原
擬俟逆船竄入。痛加勦擊。以挫其鋒。何以逆賊一臨。城池
復失。是日該逆如何攻犯。我兵如何抵禦。城又如何失守。
各處稟報。均未詳敘。而揆覈情形。總由逆氛甚熾。兵氣不
揚。民心不固。以致失地喪師。臣劉韻珂不嫻韜略。忝任封
圻。前此連城疊陷。負疚已深。仰蒙

皇上逾格鴻慈。

曲加恩宥。仍委以防守重任。原期固守疆圉。俟揚威將軍等到日。大彰捷伐。稍贖前愆。乃日夜經營。筋疲力盡。數月以來。並無成效。致餘姚復為逆夷所陷。推原其故。總由於臣劉韻珂之調度不善。死有餘辜。惟有仰懇

皇上飭部從重治罪。以為辦理無能。屢失疆土者戒。至該逆既陷餘姚。是否如前之復行退出。未能懸揣。儻占據不退。移甯波之逆類而守餘姚。我兵將來赴甯波進剿。殊多掣肘。且該縣距曹江甚近。其所轄之後海。可以直達錢塘江。難保其不分頭內犯。歷次奉調之河南。四川。陝甘等兵。俱未入

境內。原在各處防守之本省都省兵丁。多係驚弓之鳥。能
否折衝禦侮。臣等實不敢逆料。又慈溪縣在餘姚縣之東。
設該逆往彼滋擾。則道途梗阻。援應無從。其勢更為可慮。
除移咨揚威將軍等。籌畫辦理。並咨行提臣等。招集潰散
各兵。與遣往之壽春兵。分別扼要駐守外。臣等仍在省督
飭滿綠各兵。嚴密巡防。

劉韻珂又奏。臣劉韻珂前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現在京口。亦須防堵。江甯省城。尤關緊要。所有裕謙前調之
江甯駐防兵丁。著奕經等。全行撤回江甯。以免顧此失彼等因。
欽此。當查該旗兵現在曹江防守。必須另行調兵更替。方

天恩。可撤動。即經移咨提臣酌調去後。惟是浙省各標兵丁。非在各本境防守。即先經調防。而調防之中。又多在定鎮等處。潰敗散亡。現雖陸續招集。尚未齊全。且心膽皆怯。不能深資倚賴。恃以為用者。全在客兵。自本年八月以來。歷次所調客兵。現在浙省者。共四千八百名。內壽春湖北兵二千名。分防省城海甯等處。江甯江西滿綠兵二千八百名。分防曹江及上虞餘姚等處。兵力本屬不充。今逆賊復犯餘姚。在彼防守之江西兵。又潰散居半。該數處兵勢更單。且餘姚失守。則上虞曹江一帶。愈形喫重。雖已撥往壽春兵四百名。為數無多。未能抵江甯該兵之數。即提臣另在

他營調撥。祇可遣赴上虞縣等處防守。不能盡留於曹江。該處為浙東關隘。若兵勢單弱。實不足以資捍禦。現據前任福建藩司鄭祖琛稟請。緩撤旗兵。臣劉韻珂細加體察。委係實在情形。伏查江浙兩省。均係東南財賦之區。每年額運漕糧。上供

神倉者。惟江浙為最多。兩省同一緊要。而浙江之與江蘇。彼此互為屏蔽。與福建之與廣東不同。設浙江有失。非特江蘇斷無不震動之理。並恐於大局有礙。是保浙正所以保蘇。亦保浙更急於保蘇。相應仰懇

天恩。將江甯旗兵八百名。暫留曹江防守。俟揚威將軍等到日。河

南。四川。陝甘各兵齊集。再行撤令回江。俾緩急有備。不致空虛。於防勦較有裨益。至此次調往之壽春兵四百名。現雖留守曹江。將來河南等兵到浙。如揚威將軍等。飭赴曹江等處。仍將壽春兵調回原防處所。保衛省城。臣劉韻珂實因此時浙省情形。關係甚鉅。是以不及與揚威將軍等咨商。據實附奏。並不敢稍分畛域。自固藩籬。

劉韻珂又奏。邊夷前陷甯波以後。以美言小惠。要結人心。黑夷至民間搶擄姦淫。白夷猶加禁止。現在大異於前。白夷惟向各鋪戶逼索銀錢。明知黑夷騷擾。亦不復禁。遺民受害益深。紛紛逃避。臣劉韻珂前於定海失守之後。屢次

通飭各屬妥為撫卹。並因人數過多。飭令資送金衢嚴處等府安插撫養。嗣因天氣嚴寒。又奏明飭屬優恤在案。查百姓流離困苦。本應加意拊循。況用兵首重人和。更應設法團結。今該逆既恣意凌虐。我則更應厚加賑撫。使小民歡欣鼓舞。咸切懷思。以冀志切同仇者。愈增感奮之氣。並可望已從逆者。亦興反正之心。於軍務不無裨益。未便吝惜小費。致失機宜。臣劉韻珂現飭各屬。凡由甯波等處逃出難民。即照前此奏案。一體加給錢米收養。如人數眾多。或該難民願往金衢等府。亦即資送前往。由安插之處。加發錢米。以期推廣。

天恩
再
今
臣
劉
韻
珂
現
飭
各
屬
凡
由
甯
波
等
處
逃
出
難
民
即
照
前
此
奏
案
一
體
加
給
錢
米
收
養
如
人
數
眾
多
或
該
難
民
願
往
金
衢
等
府
亦
即
資
送
前
往
由
安
插
之
處
加
發
錢
米
以
期
推
廣

皇仁固民心而孤逆勢

劉韻珂又奏查浙省各場竈地多在濱海之區各酒戶在海塗刮淋鹽酒用船隻裝載航海運赴各竈售賣名曰酒船其煎鹽柴薪亦自海道用船運送名曰柴船杭州嘉興甯波紹興各府屬所在多有而紹興府屬之餘姚縣為數尤多臣劉韻珂前恐酒戶人等被逆夷勾結引入內地議將各船封禁而體察情形各竈全賴各船裝運鹽酒柴薪以為煎鹽之需若經禁絕竈戶無以煎鹽民間恐有淡食之虞是以未能遽禁令各場大使會同地方官嚴行稽察俾免勾通嗣因該逆時有由錢塘攻犯省垣之謠必須豫

籌攻勦。當飭杭州府協等將酒船柴船之高大堅固者酌雇二百餘隻。並赴海鹽太湖等處雇覓善於泅水之人。作為水手。配坐兵勇。並三四百斤之礮位。在尖山口內排列。以備逆夷闖入。在江截擊。又另行多備小船木筏。裝貯柴薪引火之物。豫備火攻在案。茲又據慈溪縣知縣王武曾稟報。探聞該逆因其船隻入水甚深。有據掠酒船。自尖山口外之甌子門直入錢塘江。窺伺省城之說。此語雖得自傳聞。然逆夷既知酒船可出入錢江。必係漢奸向其告述。現在該夷已據餘姚。難免各船不為所據。必應豫加防範。臣劉韻珂現飭沿海各屬將酒船全數截留。不准放至餘

姚等處。如前已放行者。並令設法招回。免為逆夷所掠。其柴船等項。亦一體照辦。內高大堅固各船。均雇至錢塘江。為配兵勦夷之用。其不堪雇用者。一旦均被封禁。各船戶失其所業。無以謀生。情殊可憫。並請酌給安家及日食口糧。以資養贍。而臻安貼。至民間食鹽。現尚不致缺乏。將來設有短絀。臣劉韻珂當督飭運司。另行籌畫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據奇明保等奏。餘姚失守情形一摺。覽奏殊深憤懣。該處防堵。既派有江西兵一千名。鄉勇八百餘名。何以逆夷一到。遽爾失守。可見將懦兵疲。全無鬪志。非逆夷兇蹙。竟不可當。實我兵弁臨陣脫逃。幾成習慣。現在該逆占據餘姚。則慈溪

等縣。更為可慮。將來赴甯波進剿。既多阻梗。且難保不分頭內犯曹江。潛窺省垣。昨據奕經等奏。特依順已帶兵赴浙。劉韻珂等。自必協同籌畫防守。不致內竄。俟大兵齊到。該將軍參贊等。自必即圖進剿。以靖夷氛。至另片奏請暫留江甯旗兵。防守曹江。並壽春兵將來應調回保衛省城之處。均著照所議辦理。其甯波等處。逃出難民。准其一體加給錢米收養。或資送他處安插。毋使失所。又沿海各屬漁船。該撫已全數截留。不准放至餘姚等處。其前已放行者。即設法招回。毋為逆夷所掠。柴船等項。一體照辦。其中高大堅固各船。已雇至錢塘江。為配兵攻剿之用。其不堪雇用者。現當封禁。無以謀生。著該撫等酌給安家口

糧以資養贖。至此次餘姚潰散兵丁。懼怯已極。豈堪復令入伍。致誤事機。著該撫等察看情形。妥為辦理。此時總以激勵兵民。申明紀律為要。慎勿以不堪驅策之人。濫行充數也。將此諭知奇明保。劉韻珂。恆興。並諭奕經。特依順。文蔚知之。

又

諭。現在逆夷勢甚猖獗。由甯波進占餘姚。必須重兵嚴防。扼其要害。方不致竄入腹地。余步雲身任提督。一味退縮。前自鎮海甯波。逐漸向內逃避。現在曹娥江駐守。所有防堵兵丁。皆伊管轄。似此喪良畏怯。祇知自顧性命。各兵安得不相率奔逃。此時若再姑容。必致誤事。曹娥江為紹興門戶。尤宜加意防堵。該處武

職大員。祇陳階平一人。未知病體能否勝任。而段永福又無抵浙消息。當此防勤喫緊之際。不容稍有疏虞。著奕經等悉心商酌。迅即另揀勇敢可靠大員。量為更換。以期得加。

又

諭。寄諭都統哈琅阿等。現在山海關駐紮吉林兵一千名。明春如有需用馬隊之處。著派巴雅爾倭克精額分領管帶。

又

諭。寄諭盛京將軍耆英。山東巡撫托渾布。奉天。山東。各海口。節經降旨飭令嚴防。自己妥為籌辦。惟逆夷詭計多端。海口奸民嗜利。往往為其所用。儻該夷雇覓商船。裝載漢奸。令其濶入內河。

乘機竊發出我所備之外。又將何以應之。該將軍等務當先事密籌。所有各項商漁船隻出口進口。應如何設法稽查。使夷匪漢奸無從溷跡。即著妥立章程認真辦理。勿致稍有疏虞。是為至要。將此各諭令知之。

己卯

諭軍機大臣等。山東登州海口。為北來船隻必由之路。疊據托渾布奏報。防守情形。布置已屬周妥。惟該處大小島嶼。共有幾處。何處居民最多。何處人數寥寥。該逆儻敢揚帆北駛。料必占據海中島嶼一二處。則彼既有巢穴可居。且米糧淡水。取攜甚便。不特島民受其蹂躪。並恐駐足有所。則後顧無虞。其北駛更覺

易易該逆到處皆是此等伎倆此時若處處添兵設礮既嫌調撥不敷且亦無此辦法托渾布久駐海口情形諒已深悉乘此無事之時著體察地勢豫為籌畫總使該逆到彼明知實無可圖之利占據亦屬無益即偶爾寄碇既無水米接濟並有木筏小船乘夜牽擊彼必進退趑趄不敢肆行無忌較之添設兵礮更為得力該撫惟當用智用計先事豫籌其如何妥密布置之處著即定議速行具奏